

光明戲叢書

中國男兒

胡春冰著

光明書局刊

中華民國	中央圖書館
登錄	6276
類號	#812 4753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光 明 戲 劇 叢 書
舒 湮 主 編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出版

「光明戲劇叢書」總序

這兩年半以來的民族解放戰爭，證明了文藝為國家服役的功績；特別是戲劇部門的幫助教育羣衆，紀錄抗戰史實，宣傳反侵略真諦，動員民衆保衛國土……它把國民的精神武裝起來，協同完成偉大的任務。這一切將是中國戲劇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在我們這裏，劇運的工作更是處於艱苦卓絕的奮鬥中。由於劇運同志們的堅韌不拔的毅力，在這焦土上已經建立了話劇的強固的堡壘。我們雖無法自由地去開展工作，而經過兩年來在地層底下辛勞的磨鍊，塹壕早經築成了。可是，有了防綫上的堡



量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餉精，使工作持久下去，不但是供應現在的需要並且遠及將來的需要。

我們熱誠地響應遠方友人的「生產運動」提議。我們相信秉着這裏的優良的傳統與人力，這工作必然會有相當的成就。

「光明戲劇叢書」的刊行便是爲了擴大劇運的影響，推荐優秀的劇作，提高寫作的水準，以求解決當前的問題的。希望全國劇運工作同志與劇作家們，能懇切地賜予我們援助與指示。

是爲序。

舒湮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中國男兒

五幕六場大悲劇



本劇排演及攝製電影權屬於著作人



自序

「女人」對於我，始終是一個動人的題目；以前，我可以說是一個女性崇拜者，我常常想在戲劇裏面寫出「母性復興論」對在私有制度下受着兩重壓迫的「人們」深深地表示其同情與敬意。但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初秋，這崇高的情緒之源泉却給了我不少的煩惱，在意識上，她們應該在整個的戰鬥中解放自己；在實例上，我所接近的女性却只能使我懷念起「紅與黑」的兩個女主人來。因此，*Vanina Vanini* 成了我心目中女性的典型。她日夜地纏繞着我。我想在我的頭腦中殺去法尼尼，正如用整個的洪流應該使一切的法尼尼們無從得救一樣。

中華藝術劇團要唐叔明小姐演一個戲，我便乘這機會把「中國男兒」寫了出來。生活在極繁忙不安的情況裏，夜晚要通宵地工作；只有白天，在不斷的孩子喧鬧與來客絡繹

的斗室中，斷續地寫了一個禮拜，才把牠寫完了。這戲並不足以解決當前的劇本荒或為新階段戲劇樹什麼楷模，不過牠更能指出劇本荒是如何地嚴重，和好的劇本是如何地被要求着罷了。

這個戲寫好之後，中藝會於三月底六月底三度上演，由歐陽予倩先生導演，Cast如下：

何犇風 李景波飾

陳子正 張立德飾

王三 葛鑫飾

趙子虎 湯琦飾

陳友蘭 唐叔明飾

田蕙芳 楊薇飾

何適之 姜明飾

夏振中 邱星海飾

美美 童毅飾

李剛 奚蒙飾

方大白 張慧靈飾

吳士求 譚光友飾

楊誠 藍馬飾

歐陽先生對於這樣一個生硬的劇本，能夠使得牠光潤地演出，那種毅力和技巧真使得我銘感；可是我覺得生硬的劇作還是生硬地演出，更能保存牠原始的力量，所以在八月

一日，廣東戲劇協會第一劇團在港上演了我所導演的「愛國男兒。」這時的 Cast 是：

田蕙芳 陳碧兒飾

何犇風 鍾啓南飾

陳子正 石堅飾

王三 何俊剛飾

陳友蘭 盧靜薇飾

何適之 方克飾

夏振中 梁福和飾

美美 海燕飾

李剛 李金中飾

方大白 謝申飾

吳士求 梁雲飛飾

楊誠 怒潮飾

廟祝 邱翔飾

這次「笨」的上演，使牠無論如何成了一個大悲劇。在陳友蘭身上找不出光明，而夏振中的錯誤足以壞事這一點，不過是現實很多的例證之一。不把「中國男兒」弄成喜劇，也許並不會不免於「悲觀論者」之譏吧？

由於歷史毫不留情地揚棄一切滓渣，由於舊教養之不能適應新環境，陳友蘭和夏振中之發生悲劇的關係是必然的呵！而這也可以看出另一光明的方面來。我敬愛一切我所創造出來的角色——他們或者是我曾經愛過的人的影子，或者是我的犧牲了的戰友的靈魂，我這紀念是還不夠「親切」的。

這劇本是一齣平凡的劇作，我所以敝帚自珍的原故，絕不是因為牠對現階段劇運會有什麼貢獻，而是因為牠所抹殺的正是「紅與黑」裏兩個女主人的陰影！

胡春冰

廿八年十一月，香港。

〔時代〕 一九三七年深秋以後任何一個時候

〔地點〕 任何一個古城外

〔人物〕

田蕙芳 四十多歲，表面上離了婚，自稱爲田太太，其實還是陳子正的伴侶和同志。

何犇風 五十多歲，警察廳廳長。

陳子正 五十多歲，犇風的老同學，可是和他做着極不相同的工作。

王三 陳僕，以後到了警察廳做了副官。

趙子虎 警察廳的特務員，和其他的特務員沒有兩樣。

陳友蘭 二十三歲，陳子正和田蕙芳的女兒，有着最高的熱情，可是只用在征服一個男子的怪想頭上，「前途發現不了光明。」

何適之 何犇風的兒子，是「少爺，博士，秘書三體一體的人物，」是一隻典型的

「無用的狗。」

夏振中 一個不忘記自己是中國男兒的人，可是深刻的矛盾，嚴重的錯誤，使他
只做了前車之鑑。

警 警 警
長 甲 乙

即使是這三位仁兄，也是狗性中還存在着人性。

美美 像陳友蘭，可是正是相反的例子。

李剛 從前是鋼鐵工人。

方大白 從前是農夫。

吳士求 進步的智識分子。

楊誠 改造了的小商人，美美的丈夫。

廟祝 吳士求之父。

的時候都沒有了。以前除去老朋友應酬應酬之外，還捧捧角，打打茶圍，現在什麼都不行了。那些漂漂亮亮的女人，看起來也還迷人，可是仔細一考究，說不定就是土匪派來要咱們的命的。要是那個土匪頭子夏振中沒有捉到的時候，我真是連覺都睡不着，那兒還能到你這兒來跳舞哪？

陳（一驚）呵，夏振中居然也捉到了？

何 不錯，夏振中也捉到了。所以我今天特意帶了適之來，要他多一個機會和令媛在一起談談。像令媛那樣又聰明，又美麗，又活潑，真的，無論在那裏都是鶴立雞羣，假定小兒適之能夠有造化使友蘭小姐「彩鳳隨鴉」的時候，那真是寒門之幸哪。

（王三上。看見他們正在談話，他沒有出聲，替何犇風點上香烟，又退立一邊。）

陳 說那裏的話，就怕我們高攀不上呢。我跟您是老同學，雖然趨向多少有點不同，可是性情總算還相投，有時候談談，倒可以忘記一下人生之痛苦，只要你不逼着我去山田顧問那裏去當差，那就更好了。

何 哈哈！山田顧問對你很恭敬，可是他對您的大小姐很有意思，所以見着我的兒子不免有點酸味。我爲他們賣力氣也算夠了，不見得要把兒子的未婚妻都讓給人家呀！

陳 哈哈！

王 三 老爺，小姐叫——不，請您……

陳 真麻煩！女孩子家好難伺候。薛翁請坐一坐，我就來。（下）

（王三剛剛要隨着下，被何總監叫回來。）

何 王三！

王 （轉回身立正，鞠躬如也。）喳！

何 你看見四少爺在那裏嗎？

王 嗯——四爺好像在那兒喝酒呢。

何 那麼你們大小姐呢？

王 她——好像是在跟山田先生跳着舞呢。

何——山田——去，把四少爺叫來！（他好像生氣似地站了起來）
王 渣。

（王三趕快跑上台階，被由門裏飛跑出來的警察廳特務員趙子虎撞了個滿懷。王三看了看他們，走進去了。）

趙 報告總監，夏振中逃走了！

何 （一驚，又不相信。）什麼？

趙 （一個字一個字咬清楚。）夏振中越獄逃走了。

何 （反而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橙汁。）誰說的？

趙 周督察長打電話來——他還說請總監回去！

何 混蛋！他們把一個那麼重要的游擊隊長放走了，要我回去幹什麼？混蛋！

趙 周督察長說，不知道怎麼回事，他會從監裏跑了出去，殺死了一個看守，門口的衛兵也給他打傷了。後來衛兵連開了幾鎗，好像打中了他，可是還是被他走脫了。現在正派人

四面追呢！

何 追追追，追甚麼！媽的，你們每天幹甚麼的，真是作死！你想，讓上頭知道了像甚麼話？回頭還說我們中國人連這一點小事都辦不好，你們就不替我留一點兒面子！快點叫張應勝預備車！

趙 總監回去嗎？

何 混蛋，你老讓我回去幹甚麼？難道你還有甚麼陰謀嗎？快點叫何祕書回去看一看！

趙 剛才周圍找過了，找不着！

何 真糟糕！（站起來踱來踱去）快去打電話叫督察長替我下命令，緊急戒嚴沒有通行證一律不准通過！

趙 是！

何 要他們實行搜查，把有血跡的地方所有的住戶都捉來見我，不管是誰！

趙 是！（轉身要走）

何等一等，叫張德勝預備車。

趙 叫何祕書回去嗎？

何 混蛋，我自己回去。

（正要走進去的時候，陳友蘭跟着陳子正出來，何示意趙特務員先走了。）

友 何總監這麼急急忙忙地幹什麼？又不去跳舞？

何 （剛才着急的事已經忘記了一半）不忙，可是有點事。

友 什麼事呀？好多位太太都等着您跳舞哪。

何 糟糕糟糕！夏振中逃走啦！（他以為這霹靂一定嚇這位小姐一跳，可是不然。）

友 （好奇而艷羨地）夏振中，這個人居然又逃走啦，可真有兩下子，真英雄！（子正想制

止她，她沒有注意到。）這種小五義裏面的人物我真想見一見他呢！

何 （氣，又不能發作。）你看見適之了嗎？

陳 正在跟山田先生賭酒喝，山田已然倒了，他還在那裏自斟自飲，真英雄！

何（更氣了）這太不成話了。我要先走了。

友（攔着他）這麼一點點小事，也值得要您「御駕親征」嗎？您答應了跟我跳舞，剛才

我沒有功夫，現在我一心一意地來請您，您又要去找什麼夏振中了，真是沒福氣！

陳 你又耍小孩子脾氣，何老伯公事要緊。

何 得了，公事自有公辦，讓他們去吧。我還是來陪小姐跳一次舞吧！

友 爸爸，您看總監全身這麼多雜碎，懂得的人說他威武，不懂得的人還說他膽子小呢！

陳 小孩子不要亂說！

何 子翁，未來的兒媳婦這樣天真活潑，我真高興極了，我們還是跳舞去吧。

（陳子正目送着他們兩個人進去，伸了一個懶腰，剛剛要抽煙，聽見拍了兩聲巴掌。

他一怔，那婦人已經從籬笆後面走了過來。）

陳 你怎麼又來了！而且在這時候！我這裏正在請客，給人家看見多不方便！

婦 什麼話，一個主婦回到自己家裏來串門子都不行嗎？

陳（走近拉着她的手，聲顫。）蕙芳，人家現在都知道你是田太太了，你要明白你的地位呀！

婦我就是明白我的地位，才和你登報離婚；現在你也要明白我的地位——（噓聲）夏振中越獄了。

陳（制止她，望裏面看了看，裏面依然在那裏跳舞。）不要說，我知道了。

婦我是來對你做最後一次要求的——夏振中——

陳噓！（他附耳說話，被花園門外的警笛聲和人馬雜踏聲驚開了。）

（人聲過去了，有輕微的呻吟聲透過來。婦人趕快拉着陳子正穿過籬笆由花園小門走出去。）

（啞場片刻）

（何適之搖搖擺擺地從右門走出來，王三在後面跟着他，招扶他坐在石欄上。）

適（醉得舌頭已經大了。）王三，你趕快告訴美美，把小姐房子打掃乾淨。不然，她看見我

在她繡房裏嘔了一地，又要幾天不理我了。

王 美美就要出嫁了，還要她掃地嗎，還是我自己去掃吧！（轉身欲下）

適 喂，別走！美美要出嫁嗎？嫁給誰？告訴我，快告訴我，她嫁給誰？

王 聽說是在小湯山那裏一個開鋪子的。離我們老爺的溫泉別墅很近。

適 （感慨系之地）有賤丈夫焉，壘而斷之；商人真是奸商！

王 四少爺，我去掃地啦！（去了）

適 （自語地）掃地，我的興味也掃地啦！這年頭，連一個紅娘都不能存在啦！（他斜靠在

柱子上睡着了）

（後花園的門開了。婦人扶着一個高高的女子進來，那女子倒着，好像失了知覺似地，陳子正幫忙扶着，把他一直架上了左邊的樓梯，上了閣樓。王三帶了溼手巾出來，叫着「四爺，四爺。」沒有人應。正在這時，花園門那裏有人大聲敲門。還間有鎗柄碰門的聲音。）

人聲 開門！快開門！

王三（莫明其妙地走過去把門開了。衝進來的是一個警長，兩個警察。）你們，你們是幹什麼的？

警長（手舉着鎗，對着王三。）你是幹什麼的？把手舉起來！

王三（開始有些驚惶了）有話好好說，這是幹什麼呀？不是明火吧！（兩隻手不由自主地舉起來了）

警長 胡說，搜一搜他身上！

（警甲不由分說，走過去兩隻手摸他身上，還拍了拍他的屁股，看有鎗沒有。）

王三 你們這是幹什麼呀，動手動腳的？

警長 我們來搜逃犯，來搜游擊隊！

王三（不由得笑起來）這太妙了。難道我像逃犯？還是我荷包裏藏着游擊隊？

警長 不管。剛才這裏有人進來嗎？

王三 有，是四爺，我正找他呢！

（正在這時候警長看見了蠕動着的何適之，一呶嘴，警甲警乙早跑過去把他拉起來。）

王三 （對警長）我的手可以放下了吧？實在太累了。（對警察）你們幹什麼？這是何四爺！

警乙 誰管他什麼四爺五爺？

適之 （沒有清醒）我不是告訴過你，不要你疊被鋪牀嗎？美美你幹什麼？

警乙 誰理你妹妹還是姐姐？把手舉起來！

（適之的手當然是舉不起來，可是金表早已給警乙拿走了。）

警長 你是什麼人？快說！你不說話就賴得過去了嗎？（適之依然沒有回答）好，看好了他。

（裏面的音樂聲剛剛停止。外面吵鬧的聲音驚動了裏面的人物。警長剛要走上台

階的時候，何總監早和陳友蘭一同出來。後面一大羣男客女客，如戴黑眼鏡的汪總長，戴金絲眼鏡的唐總長，仁丹鬍子的任公使，推光頭的周教授，汪太太，任三太太，交際花的蜜絲金，一齊出來看熱鬧。趙特務員趕快跑到前面，喝住警長。）

趙 你們瘋了嗎？這是幹什麼？

警 長 督察長下命令，按戶搜查，不管是誰。

趙 這是何秘書，總監的四少爺，你們抓着他幹什麼？侮辱長官，還了得？你的頭是不是在脖子上待膩了？呵？

（警長早已嚇得說不出話來了。警察甲乙也把適之放了，王三扶他坐在椅子上。友蘭從出來的時候就一直地笑。）

警 長 （對何）報告總監，我們周圍追逃犯，經過這裏左近，聽見鎗聲，跑了來看見小胡同裏有血跡。

何 （暴跳如雷）混蛋！我要你們搜查，也沒有要你們來騷擾陳顧問的公館哪！誰叫你們

對何祕書撒野？

警 乙 報告總監，的確我們聽到了鎗聲。

何 混蛋，我都沒有聽見鎗聲，你們會聽見鎗聲！

警 甲 報告總監，我們在小胡同裏看見血跡。

何 混蛋！你們會看見什麼？簡直是瞎了眼。

（客人們紛紛議論，覺得可笑。友蘭走到適之面前。）

友 真可憐，我們的四爺，衣服都弄髒了。（對着何犇風笑）

王 （乘機報復）他們還說誰理他是四爺五爺呢！

何 趙特務員，把這幾個混蛋給我趕出去。太不成話了！這麼多位大人在這裏，我也在這裏，

你們居然敢這樣放肆。簡直是一羣強盜，就差明搶了。

警 乙 （把金表拿出來）報告，這是我在地上拾的，不是搶的。

（趙特務員早一把把表搶過來。打了警乙一個耳光。）

友（大笑起來）那表裏有我的相片，怎麼何祕書連一個表都保護不了？

（客人們大笑。這一笑可把適之笑醒了。他醉眼朦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大家，覺得情形嚴重極了。咳嗽了一兩聲。弄了弄自己的衣服。）

適 I am sorry! 我醉了嗎？

友你當然沒有醉。不過見了警察先生，有點入了迷就是了。

（又是笑料。她接過了表，替適之戴上。又走過何犇風面前。）

友報告總監，他們要搜，就給他們搜一搜吧，這才叫做公事公辦呀！

何（啼笑皆非）小姐，別挖苦了。走！

（趙特務員指着三個警察鞠躬如也地走了出去）

何（突然想起）啊，子正呢？

（衆人才意識到半天沒有看見主人了）

王（快些答話）好像在書房給客人題字呢。

友（愛嬌地）那裏會，一定是同那一個女朋友在套間裏打撲克呢！

適（還有醉意。大家還沒有笑完，他搖搖擺擺地說。）其父與女友打 *Pat*，其女證之，孝在其中矣。

友（有點生氣）你又來一份兒！

適（站起來，規規矩矩地鞠了一個躬。）I am very very sorry!

友哼，以後就叫你 *Sorry* 大王吧！

（又是一陣笑聲。美美開門出來，恭敬地。）

美夜宵預備好了，請入席。

友各位請先去，我就來。

（除去何氏父子和陳友蘭以外，大家都進去了。）

何適之，你太不成話了。世界鬧得天翻地覆的，你好像一點事情都沒有似地。

適爸爸，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現在天下不是太平了嗎，山田先生說夏振中這魔鬼頭都捉

到了。

何 天下太平？！夏振中越獄逃走啦！

適 什麼？（他又開始站不着了，虧了友蘭扶着他。）夏振中逃走啦。（認識了這嚴重的真

理）爸爸，您的車在這裏嗎？我們走吧！

友 我們的祕書不是怕吧？

適 怕？不怕！我除去「畏天命，」「畏女人之言」以外什麼都不怕！

何 我要見一見令尊才走。想商量商量你們的終身大事。

友 終身大事嗎？您不用商量啦！我打算不做何祕書的妻子。

何 爲什麼？

適 （又酸起來了）爸爸，問她幹什麼？還不是山田顧問又求婚了？

友 哈哈哈哈哈！適之真天真！我但願能像你那麼單純就好了。

何 你們的事情我弄不清楚，還是你們自己去管吧！（轉身要走，一轉念又走回來。）我到

那閣子上走一走，也許你爸爸會在那裏。

友（天真地）不會的，那裏是經堂，門鎖了很久了，我都一年多沒有去過。

何經堂不要緊，我也是佛門居士呢！（要往上走）

友（攔着他）別去。他有時候跟女朋友在那裏密談，那個什麼田太太，討厭極了，上個禮拜，我就看見她那鬼鬼祟祟的樣子。

何田太太——不是那個教書先生，你的母親嗎？

友就是她！可不承認她是我的母親，我一生下來她就離開我的父親了，她沒有盡做母親的責任。而且，她如今是田太太！

何哈哈！小孩子脾氣了。你父親不是嚴父而兼慈母嗎？他現在更不會因為田太太就不疼你吧？

友誰敢斷定呢？世界上真有爲了人家的太太而拋棄了自己的女兒的。

何哈哈！做女兒的還是原諒老人家的好。好，我走了。

(適之也想走)

友 不要走！今天夏振中逃走了，這麼恐怖，我要留你在這裏保護我呢！

(適之看着父親，意思想走，但又不好意思開口。誰知道何總監裝做沒有看見，自己走了。)

何 好，你趁這機會把他訓練一下也好。現在的女孩子個個喜歡一手教育自己的丈夫。哈

哈哈！(下)

適 友蘭，你別耍我行不行？要你跟我跳舞，你又老抱着山田跳。求你嫁我求過一百次以上了，你總有理由推托，想斷念吧，你又送走別人留着我。我手無寸鐵，你又要我保護你。我這一晚上真夠受的了，我受不了這麼大的刺激。

友 哼，今天晚上真好玩，樣樣熱鬧，樣樣開心。我就喜歡聽他們談那夏振中，談得毛孔都張開了。你想，一個人專門跟死開玩笑，多麼有趣。我就喜歡這種人，這才是一個男子漢哪，像你這樣的少爺，博士，秘書三位一體的男人，我可真有點不那(是)個了。你還說我

耍你呢。

適 友蘭，別挖苦我了行不行？你再說我又跪下向你求婚了。

（話還沒有說完，他真跪下了。友蘭的笑容立刻斂了起來。正在這時候，陳子正和田太太由閣樓的樓梯那裏走了出來，陳子正很謹慎地把門鎖上。）

適 （發現有人已經走到了跟前，便爬過後面。一面說着。）金鐘兒這小玩意把人弄得這樣苦！剛才眼看到手了，又被牠跳開了。

陳 （笑着）何祕書怎麼不去吃夜宵？

適 （不知所云）嗯——我——我——

友 是我留他在這裏的，因為爸爸太忙，我悶得慌。

陳 我還以為你們在這裏排戲呢！哈哈！（對適之）田太太見過吧？這是何祕書，就是犇風的少爺，現在長大了。

田 你好？

適
您好！

友
（強調地）田太太，您也念佛嗎？

陳
（趕快接過來）不，我新得到一尊佛像，請她來鑒賞的。

適
我們到裏邊去吧，我有點冷了。

友
爸爸，您不進去吃夜宵嗎？

陳
你們先去吧。

（友蘭拉着適之下，臨走還看了田太太一眼。）

田
子正，我還是從後門走。你對友蘭和美美留心一點，她們不懂事。

（子正陪着她向花園門走去幕下。）

第二場

〔時〕 一星期後的某日上午

〔景〕 閣樓上的一間大房。後面一排窗，看見外面的盆花，顯然是一條走廊。後左方有一張寫字檯，有一把轉椅。後右方是一張舊式的木牀，蚊帳放下。左前方是一扇門。中間放着一張圓桌，兩邊有椅子。後面，在窗下，靠着牀邊有一把安樂椅。

〔幕〕 開幕的時候，田蕙芳剛剛把牀上人的舊紗布綑帶換下來，扔了滿地，把藥水又放回寫字檯上。陳子正在左方靠着牆站着，又走來走去。陽光開始從窗子外面射進來。

田 （對帳子裏面）傷口就快好了，你休息一會兒吧！

陳 蕙芳，你進來的時候，沒有人看見嗎？

田 沒有。我早晨四點多鐘來，連王三都沒有起來。街上也一個人都沒有。

陳 那麼好極了。我正在着急，昨天夜晚，不知道怎麼回事，我這閣樓小門的鑰匙竟然丟掉了。

田 （有點担心）是呀——倘若被人拾了去，那豈不是——

陳 （快點安慰她）不會的，恐怕是掉在花園裏了，王三他們檢到會立刻給回我的。

田（走過來，坐在圓桌邊的椅子上。）這兩天沒有聽到什麼消息嗎？

陳 沒有。自從前三天處決了一批游擊隊之後，現在城郊沒有什麼事了。可是戒嚴的確也戒得厲害。除非有東洋人發的通行證，不然一個人都出不了城。

田 你這幾天見過何犇風沒有？

陳 沒有。他忙得不得了。友蘭還說把王三介紹到他家裏幫忙，做聽差呢！

田 美美已經出嫁了，只賸下王三一個舊人，照料這麼大一個宅子，再把他打發出去，不是沒有人伺候了嗎？

陳 誰曉得怎麼回事；友蘭的脾氣太古怪了。聽說何犇風那裏不曉得爲了什麼，鎗斃了兩個聽差。她還敢介紹自己的傭人去。

田 她這兩天沒有提起我了吧？

陳 沒有。其實她對你也沒有什麼，不過她沒有法子明白你是怎麼回事，只覺得自己的生身母親被人叫做田太太，心裏有點替我不平罷了。到底，母女天性的感情是有的。

田 無論什麼時候，人總是會各走極端的。我們五四時代的人物，有的就在人家手下做了總長，有的就像我這樣做了「世界的罪人。」這更年青一代的女性，慣壞了的就像我們這位大小姐一樣，沒頭沒腦的，發着戀愛至上的夢；另外許多，却走到隊伍裏去，爲了國家的解放，和男子做着同樣的工作。

陳 噓！你的理論又來了。

（這時後面一個影子，友蘭的影子，一晃又不見了，陳子正和田蕙芳誰也沒有看見。）

田 你還是趕快想法子向何犇風找通行證吧。老把他（指牀上）放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陳 我是去找。我要跟犇風說，我去別墅，要帶一兩個親戚去，不是就可以把他帶出城了嗎？

（牀上人有呻吟的聲音）

田 我還是要去找藥，順便看看「學堂」有什麼「通告」沒有。

陳 我跟你一塊兒出去，就去找總監。

（他們走到帳子前面，和那個人拉了一拉手，那個手上帶着戒子而臂上繫着綳布的人想站起來，又被田把他止住了。）

田 你用不着起來，我去找藥，他去找通行證去。你放心好了，這裏不會有人來的，在這裏，什麼危險都沒有。

（田蕙芳和陳子正由左門走出去，看他們經過了外面的走廊，由右方走下去了。）

（牀上人站起來了，他扶着窗子，望着外面，彷彿有一種渴想。突然，他身體一種苦楚使他轉身，坐在牀邊的椅子上。這時那個黑影又來了。靠着窗子向裏望着。這回看得清清楚楚是友蘭。她穿着出門的衣服，很漂亮的西裝。拿着紅傘。一不留神，碰了窗子一下，玻璃響了一聲。那個人的驚訝真是非同小可。）

友 （在外面）對不起，我驚動了您，請您不要見怪。

（那個人聽見溫柔的聲音，定了定神，看見那樣美麗的高潔的聖母的化身，他不害怕了。反之，有點愛憐，和渴望着同情的樣子。他坐下了，還望着窗外。）

友（好奇而溫柔地）我可以進來嗎？

（那個人點了一點頭。一陣風似地友蘭已經進來了。）

友（道歉似地）我本來不想打攪你。我自從昨天晚上拿到了鑰匙之後，這裏我已經來過五次了。我很覺得奇怪怎麼我父親藏了一個年輕的小姐在這裏連我都不告訴呢？我又不敢問他。（看見那人還是很驚慌）怎麼，你很怕嗎？

那個人（慢慢地指一指自己的喉嚨，又指一指受傷的手臂，小聲說着。）是的，我很怕。我有一個仇人，他的勢力很大，只要有人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就沒有命了。

友（重複他的話）喔，你有仇人，勢力很大，可是到了這裏你就用不着怕了。誰都不敢來麻煩。上個禮拜有幾個警察來搜什麼游擊隊，還挨了嘴巴呢！

那個人（痛苦得呻吟起來）請您給我點水喝。

（友蘭趕快斟了水，抱着他的頭灌下去。坐在他的身邊。）

友 怎麼？你很痛苦嗎？什麼地方受傷啦？（看看他受傷的胳膊，安慰他。）怎麼包得這麼難

看？一定是個外行幹的。

那個人 是一個太太救了我，她送我到這裏來的，替我上了藥，現在差不多快好了。

友 （靈機一動）一位太太——是不是有點像我的那位田太太？

那個人 （這時才端詳了她一番，自己有點害羞了，低下頭去。）是！是那位太太和令尊都是好人，他們救了我，我不能連累他們。

友 看你那可憐的樣子。等我來給你綁一綁吧。（一邊捲起襯衫袖子，一邊解紮帶，一邊說着。）我學過看護，本來預備去前線的，可是這本事一直沒有用得着，今天算是開張了。

那個人 （癡癡地望着她那豪爽的調子，敏捷的動作，不提防痛了一下。）哎喲！

友 （趕緊抱着他，靠着他的臉。）你痛嗎？

那個人 這樣我就不痛了。

（友蘭哄小孩子似地拍了拍那個人的臉蛋兒。那個人好像忘記了痛了，一隻手抓着她的手，吻她的手腕。）

友 喂，你怎麼啦？不痛了嗎？

那個人 （痛是真的）嗯，有點痛。

友 （這時候已經打開了綑帶）不行，這是子彈傷，這種普通的藥怎麼治得好？還是要找外科大夫才行。

那個人 不，我情願死，我不找外科大夫。

友 （一邊替他包紮，重覆他的話。）情願死都不找醫生嗎？爲什麼那麼固執呢？若是你怕害羞，那麼我不找男醫生找女醫生好了。

那個人 我情願死，我不找醫生，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

友 女醫生都不找你？這人真是怪脾氣了。（這時已經裹紮好了）舒服一點了嗎？

那個人 （仰頭望着她，她的確是副止痛劑，癡癡地點了點頭。）嗯。

友 我包得比以前好吧？

那個人 （更癡一點）嗯。

友 你到底姓什麼呀？（沒有回答）名字呢？（更沒有回答）姓田？（他搖頭）那麼田太太是你什麼人呢？

那個人 她——是我的乾娘。

友 你是她的乾女兒，我是她的女兒，那我們不是姊妹了嗎？你多少歲？

那個人 二十三。

友 我二十，你還是姐姐呢！你什麼時候生的？

那個人 年三十晚上。

友 怪極了。我是八月十五。（她把皮包打開，拿出朱古力糖來。）吃吧！我頂喜歡吃朱古力。（她喂他）喂，你別連手一齊咬呵，怎麼，餓了嗎？

（教堂的鐘剛剛打九點）

友 （醒覺）不得了，九點鐘了。我有個朋友何適之，是督察總長的大少爺，我約他八點鐘在海錠茶館等我。我們今天有一個 Picnic party。（即刻站起來要走。那個人一隻

手拉着她。)你不願意我去嗎?對我的 fiancee 我已經答應過他今天不騙他了。(她急急忙忙扶他回到牀上)對了,我可以開車經過關瑪麗那裏,我要她來看你的病。

那個人 (着急了)不要,你千萬不要那樣做!我死都不找醫生。

友 你不找我找,我不能讓你的胳膊那樣子,不然真是會殘廢的。

那個人 不,我寧肯殘廢,我寧願死,我不願意找醫生。

友 你願意死嗎?我可捨不得。不知道怎麼回事,我跟你很有緣分,我一見了你我就喜歡了你。

那個人 你喜歡我,那你不能害我,若是你給任何一個外人知道我在這裏,那我就連累我的恩人了。

友 爲什麼說得這麼嚴重呢?你要知道,我愛你呀,我的姐姐!

那個人 (喜極而狂)你愛我,你愛我,你愛我,我什麼都不怕了。(他跳起來,一個強健的人。)

友 你怎麼啦，我的好姐姐，我愛你，可是我要替你請醫生。

那個人（雙手拉着她。對面看着她。）請你別找醫生，如果你愛我。

友 你把我抹死啦！幹什麼，你瘋了嗎？

那個人 我是瘋了，對你。可是我的確知道，我不能連累你。

友 連累我？這是什麼話呀，小姐！

那個人（一方面因為沒有法子制止她，一方面覺得可以說真話了。）不要再小姐小姐的了。妹妹，不，陳小姐，（以手除假髮）站在你面前的是夏振中，他等着隨你處置！

友（驚喜，穿上了憤怒的外衣。）你是個男人！（打一個嘴巴）剛才騙了我。我和你那麼親熱。你是夏振中——振中！（看着站在面前的美男子，就是自己所認為英雄的。撲了過去倒在他的懷裏，好像暈倒的樣子。）振中。

（夏振中忘記了自己胳膊痛了。把她抱到椅子上，自己斟了杯茶給她。）

夏 小姐。我是一個逃犯，我是一個游擊隊員。我受了傷，田太太和令尊救了我，他們是我的

恩人……

友 你的歷史我都知道了，而且我記得很清楚。

夏 你要是願意，現在可以把我交出去。或者你去告密，等他們到這裏來捉我。

友 （生氣了）告密？你以為我是一個奸細呀，還是一個小人呢？

夏 不，我絕沒有這個意思，我是說假使怕我連累你們——

友 你是連累了我，我向來沒有對什麼人這麼關心過。

夏 我很感謝你，可愛的姑娘。

友 你感謝我什麼呢？是因為剛才當你是小姐，說過我愛你嗎？

夏 不，妹妹。感謝的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你還是一個有正義感的女英雄，你是污泥裏的蓮花。

友 我看你不見得是「愛蓮花的」君子。

夏 小姐，如果我的身子不是已經許了人，我一定毫不遲疑地說我愛你。

友（雙重刺激）我倒不是希望你這樣說。不過，你身子許給了誰呢，這位值得羨慕和妒忌的人物？（有點醋意）

夏（直率地）她的名字是「自由中國。」

友（很賞鑒他的氣度和表情。她撲過去，他們相吻。）我也愛自由的愛。

（窗後出現的是田蕙芳的影子。他們沒有看見她。嚇了一跳的是她，看見裏面兩個人的樣子。她定了定神，一路走過來。）

友（撫摩着振中的臉。自語的說。）我和何適之的婚約是隨時可以解除的，但是你的呢？

夏我必須爲了她的生存而死。

友我可以救你。

夏不，這是誰也不能救的。我每次的不死，都是預備多替「自由中國」服一點務然後才死。這是一定的，只有在許多中國男兒的死上面，才建立得起民族的永生。

友（微弱了，但還倔強地。）我可以救你。

（田蕙芳輕輕拍了兩下門，兩個人分開了。田蕙芳驚訝而勉強，夏振中蹣跚地走向牀邊，友蘭倒用生氣來掩飾着她的不好意思。）

田 友蘭，你在這裏幹什麼呀？山田和何適之的車都在門口等着你。何適之說他在城外等了半天才回來找你的。

夏 田同——（即刻改口）乾媽！

友 怎麼？難道這地方我來不得，只有你田太——我的媽媽來得嗎？（她顯然嫉妒田蕙芳和夏振中更接近些）

田 （不願意她誤會）我是說他處的環境太危險了。今天外邊搜查得更嚴了，連我那「學堂」昨天夜裏也搜查了，還捉去兩個人。

夏 （震動）我不能再待在這裏了，我必須走。

田 陳先生說今天可以找到通行證，沒有通行證，誰也走不出去。

友 （沈吟而得意地）通行證——

（急急忙忙跑上來的是陳子正，這個景象把他嚇壞了。桌子上放着頭套。夏振中着急的樣子。田蕙芳陳友蘭並排地坐在那裏。）

陳 通行證！糟透了！何犇風竟然不見我！我想去找通行證，他的傳達居然敢對我說「總監正審松江大學的案子，誰都不許上去通稟。」這不是瘋了嗎？

田 松江大學的案子？這樣一來，我都非走不可了。可是通行證——

陳 （着急了）通行證！今天非走不可了。（看見友蘭在那裏笑）你是怎麼進來的？

友 是爸爸叫我進來的。

陳 胡說！我什麼時候叫你來過？

友 爸爸在一個禮拜以來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昨天又送了鑰匙給我。我能夠不來嗎？

陳 （嘆了一口氣）我說鑰匙怎麼不見了呢！

（這時夏振中在帳子裏頭已經換好了一套男人衣服。走了出來。）

夏 這個情形我明白了。那「學堂」的事一洩露，全城更要搜查得嚴了，通行證又拿不到，

一定會連累你們各位。我現在決定自己找個機會走到街上去。若是遇見什麼我就跟他們拚命，若是被他們捉到，我就說我剛從城外頭又混進來。

陳 不行，你不能這樣做。

田 (也制止他) 不要，你別這樣做。

友 (笑了出來) 你用不着這樣做！

陳 田 (同時) 你有什麼好辦法嗎？

友 有。請兩位老人家出去一會兒，我要直接交涉。

(陳田莫明其妙地走了出去)

友 喂，你想從這城裏走出去嗎？我有辦法。

夏 你有辦法，你一定要幫助我。爲了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解放。

友 我不懂這麼樣大的題目。我要幫助你，爲了我的愛情。答應我，你愛我。

夏 我愛你。

友 好。(打開皮包)這是一隻小手槍，你可以防身。這是五千塊錢，我只有這麼多了，你帶了去用。通行證，三個人的，交給你。

夏 (拿過來，幾乎是搶過來。)多謝!(拔步就往外走，被友蘭的笑聲給迷惑住了。)怎麼，你笑什麼?

友 我笑你頭腦太簡單，也太忘恩負義了。

夏 怎麼不是你幫忙要我走的嗎?

友 你想，像你這樣慌慌張張的樣子，一出去還不給人盤問出來嗎?人家救了你的命，連個後會之期都不問，走得惟恐不快，未免也太薄情了吧!

夏 請你不要見怪我。有多少兄弟在那裏受苦受難，有多少隊伍等着我去帶領，有多少百姓等着我去救援。小姐，我對他們不能夠太薄情。

友 叫化子吃了人家一碗飯還要報答，你就一點都沒有想到嗎?

夏 自由的中國就是你行善的最好的報答了。

友 (心裏已經給他說服了,可是她還是不能放鬆。)你要答應我,到我生日的那一天——八月十五,你記得吧?我要到我家的別墅,小湯山的雙清閣去,你要在那裏等我。若是不曉得地方,你可以到山脚那致美齋去問。那是一間雜貨舖,飯館兼旅館。我的丫頭美美是那裏的女掌櫃,她剛剛嫁給那姓楊的。

夏 (計算着)八月十五,好,我答應你。

友 我告訴你吧。只有我偷偷地開何適之的車送你出城才可以安全,那是警察廳的車。你可以大模大樣的坐在旁邊裝做何祕書,我把這 Pass 給他們看一看就行了。

夏 (感激而又不過意地)那不是很對不起那位何先生嗎?

友 怕什麼,他是我的未婚夫呀!而且,每天約在同一個時候,讓山田和他都坐在我家的客廳裏,一對醋罈子不是很有趣的嗎?

夏 你真是一個奇女子。我收了你的錢,接受了你的幫助,我代表革命謝謝你。

（他倆熱烈地吻着。陳子正又撞了進來。）

陳 友蘭，適之問你到底在什麼地方，他說要不等你，先走了。

友 他的車還在大門口吧？

陳 在，做什麼？

友 您不用管了，您把這位自由中國的情人送到後花園門口，我從前門開車來接他。

陳 （一驚）做什麼？沒有通行證不行嗎？

友 （笑）我就是通行證。那位田太太我現在也沒有那麼討厭她了，如果她是非走不可的話，我可以帶她走。

陳 （很歡喜）這才是我的女兒。

友 （巧笑地）這才是您將來的女婿。（指着夏振中）

（友蘭一溜煙地走出去了。陳子正和夏振中相視笑着。熱情的握手。一同向門口走去。）



—幕急下—

第二幕

〔時〕 距離第一幕兩個半月。

〔景〕 這是香山山凹裏一個古廟的地窖。後面有一層磚梯通到上面。左面是牆，牆上掛着國旗和各種地圖。下面一張長桌子，上面掛着一盞保險燈。燈掛得很低，所以桌子上是黑的，四周是光的，磚梯的上半截漆黑。磚梯的旁邊掛着許許多多的鎗枝，長的短的新舊的都有，右牆前面有一張長方的舊桌子，好像辦公桌上面擺着幾本書，有堡壘和戰壕的模型。桌子後面有一張長板櫈，旁邊一張八仙椅。在右後角放着兩架美國Tommy式的機關鎗，和殘破了的日章旗，顯然那一堆都是戰利品。右牆中間有一扇門，但是畫得和磚牆一樣，簡直看不出來。右方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

〔幕〕開幕的時候，一個人都不在場。停了一會兒，李剛和方大白進來，兩個人正在辯論着什麼問題。

李剛（本來是一個鋼鐵廠的工人，自從太原失陷，才走到這裏來的，他是一個樂觀的關士，可是，同時是一個速決論者。）我不信。敵人國裏一共有多小人？連老頭子小孩子都派出來，連教書先生，唱戲戲子都調來送死了。打了十八個月，死了七十多萬人，還會有兵派來。牠如果派援兵，一定全是寡婦軍，來中國找丈夫幫她們生兒子的。

方大白：你可別看得那麼輕易。就說我們這裏吧，城裏頭一共不夠一萬敵兵，還是從朝鮮台灣拉來的聯合兵；我們的游擊隊有幾萬，就打不進去。（拉着他去看地圖，指着上面的箭標。）你看，那紅色的符號是代表我們的，不是幾個月來沒有進過嗎？

李：那不是我們沒有進，那是說明白不論敵人用的是厲害的鎗砲還是毒氣，牠也不能再深入了呵。

方：你不能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古語說得好，驕兵必敗，三個月前，夏振中隊長沒有來的時

候，我們不是一敗塗地嗎？李自由李司令也給人捉了去，弄得不自由了。我們三十六條「好漢，不是整天價伏在草莽裏頭，吃樹皮草根，連吃的東西都不敢出來找嗎？夏隊長也真是有本事，又有智慧又有膽量，最近方打了幾個勝仗，俘獲了這麼多東西，加多了許多兄弟。可是，敵人一定不會干休的，牠要是派大隊再來一次圍剿，那我們不是都完了嗎？

李 什麼話！我告訴你，你可別一勁兒滅自己的威風，長他人的志氣；不滅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我告訴你，我們怕的不是敵人，是漢奸，就是那些專造謠言嚇唬自己的漢奸，那些「民族失敗主義者。」

方 李剛，你這小子別血口噴人哪！就是我說錯了，我年紀也比你大幾歲，你也不能罵我是漢奸哪。

李 誰罵你是漢奸？做賊才心虛呢！

方 你說什麼？（一把揪着李剛）

（素有智多星之稱的吳士求進來了。他是以前大學高材生，又在北方做過組織工作，這次來了不久，他負政治工作的責任的。進來之後，把兩個人排開。）

吳 你們又幹什麼？怎麼一見面就吵架呀？

方 他罵我是漢奸。

李 不是，我反對他播散失敗主義的空氣。

方 他說我們坐在這裏，中國就得解放了，因為敵人已經沒有兵了，只等到中國人各各娶了他們的小寡婦，造出孩子來，才能增兵來打我們。

吳 這種太樂觀的估計當然是錯的。敵人最近確是在北方增加了幾萬兵，說要「掃蕩」游擊隊。

方 這不結了嗎？就憑我們幾十枝步鎗也想打進城嗎？

吳 方老伯，話不是這樣說。我們現在所爭的並不是一城一鎮之得失，而是鄉村的人心最要緊。我們做游擊隊的，並不是專門跟敵人拚死，而是要老百姓跟我們一條心，使全國

都是游擊隊，處處予敵人以打擊，只要人心不死，中國不會亡。

李 對呀，我說剷除漢奸最要緊，並沒有說錯呀。

吳 （坐在長桌旁邊，從容地談着。）說起漢奸來，昨天的事頂有趣。楊誠又捉到了一個漢奸。

方 楊誠這小子倒看不出。他救我們的命已經救了幾次了。要不是他那致美齋開得好，我們遭玉皇閣早不成了。

李 你不知道，他有個好老婆，叫做美美，是個大戶人家的丫頭，又聰明又漂亮。

方 人家有個漂亮的老婆，用不着咱們吃醋。

李 放屁，誰吃他的醋？就是那些漢奸總不免到他們那裏吃東西，和美美閒答訕，給楊誠一留心，知道了底細，報告夏隊長就立刻捉到了。不然前兩次的圍攻那麼厲害，我們怎麼來得及防備呢？

方 昨天捉到的這個漢奸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吳 嘿！真危險。這傢伙是敵人派來的，本事真夠。他把咱們的部隊，人數，和後山那條小路都知道了。要不是本地的老百姓注意到他，報告了楊誠，那我們早給敵人飛機大炮收拾完了。

李 這奸細打死了沒有？

吳 昨天夜裏審問他的時候我在那裏。最初什麼也問不出來，後來田先生說：「把他襪子剝下來看看，一看他的腳指頭（用手比方叉開的樣子）知道了他是什麼種，他才沒有話說了。」

李 田先生，就是那個女教員嗎？

吳 除去田蕙芳先生還有第二個嗎？

李 鄉下的小孩子個個都叫她媽媽。

方 豈止小孩子，我們大家不常也叫她做媽媽嗎？

吳 不錯，她是游擊隊的媽媽。

（正在說着，田蕙芳和楊誠進來了。大家笑起來。）

吳 口說媽媽，媽媽就到。歡迎游擊隊的媽媽！

方 媽媽！（他叫得挺大聲，叫完了手摸着鬍子，一看田蕙芳，不禁啞然失笑了。）

田 （和大家招呼）夏隊長還沒有回來嗎？

方 沒有看見。

李 我們還以為他跟您一齊出去了呢！

（吳士求趕快用手制止他。田蕙芳走到辦公桌那裏坐下，翻弄着剪報簿子。）

田 敵人最近從關外調來五萬兵，說要消滅游擊隊。

（方得意地看着李，李不服氣。）

李 我們就不會增兵嗎？

田 我們的兵是無數可計算的。我們犧牲一兩個同志，民衆便有千萬個覺醒，跟着起來了。

方 田先生，聽說政府裏有人主和是不是？

李 那豈不是出賣我們游擊隊嗎？

田 不，我們的最高當局是不會出賣民衆和游擊隊的。兩三個勾通敵人的敗類，已經給政府驅逐，現了漢奸的原形了。

李 （高興了）這樣才對呀！我們要殺乾淨一切的漢奸敵探！

田 剛才接到報告，說喜多聯隊就要來進攻我們了，我們的前途，一定更艱苦，可是我們一定要粉碎這一次的圍攻，不然這裏的基礎一定又要被推翻。

吳 小楊，這是不是你那裏來的消息？

楊 是的。現在住在小湯山一帶的外僑，都接到通知，限定二十四小時離開了。還有，我差點忘記了，我那舖子聽說來了一個很闊綽的小姐，打聽夏隊長，不知道是來做什麼的。

田 漂亮的小姐……這種人裏面危險的分子頂多，不能不提防。楊誠，你趕快去，必須要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來幹什麼，最好你能找到關係，給她做嚮導或者做長隨，隨時隨地注意她，隨時回來報告消息。

楊 我知道，我現在就去，我相信美美總有法子介紹。

（他正上梯子的時候，夏振中從上面走了下來。那些人靜肅了一下，田蕙芳坐在寫字桌邊的椅子上。）

夏 （很疲倦地坐在椅子上。把鎗拿出來擦。）今天是舊歷八月十四了；敵人就要來圍攻我們。好在剛才又把他們幾車軍械奪來了，子彈夠用。這隻鎗是那個護送隊長的，他們十三個人死了十一個，我把他的遺產承受了。現在還有兩個敵人沒有找到，已經派兄弟前去搜索。

方 隊長，眼看着大批敵人就快到了，我們怎樣辦呢？

李 那有什麼怎麼辦？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田 不要把這事看得這末容易。我們靠十幾個人死拚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和其他的友軍取得聯絡。現在最困難的事是怎樣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和南宮的大本營發生聯繫。

吳 以能力和經驗魄力來論，我們這裏恐怕只有一個人能做這個工作，那就是我們的夏

隊長。

夏 我？（遲疑）就是不能夠離開隊伍的。

田 我們今天夜裏在樹林子裏召集一個大會，討論這些個問題吧！我現在要對俘虜問話去。

（田下。吳士求，方大白同下。）

李 隊長，現在我們有了機關鎗了。

夏 （心裏想着別的事情）嗯。

李 隊長，我在太原的時候造過這個撈什子。我會放。請你指定我做機關鎗手吧。

夏 嗯。

李 隊長，你現在就下命令好不好？

夏 嗯。

李 （把紙筆推一推。看見他那心不在焉的樣子。）隊長，你有什麼心事嗎？

夏（已經順手把命令寫好）今天是八月十四，一定有很好的月亮。明天是八月十五了——可是後天是九一八的紀念日，敵人一定加緊來進攻的。

李 九一八，隊長不是東北人嗎？

夏 是。白山黑水就是我的故鄉了。我的父親死在敵人的手裏，我的妹妹也死在敵人的手裏。而今七個年頭了。

李 你們念書出身的人就會這套把戲，傷心哪，感懷呀，我們就不會。可是想起來八月十五這一天，是我和我那死冤家成親的日子倒不會忘記呢！

夏（振作了一下）好，李剛，你拿這挺新機關鎗去。平常在這廟裏頭大殿旁邊守衛，開會的時候，你就在那山上的小路上警戒。

李 我現在就去。

夏 等一等，你先站在這梯子下面，等一會我出去的時候，你再跟着我一齊出去。

李（行了了一個敬禮）是。（即刻站在梯子旁邊了）

（夏振中剛剛解鎗的時候，楊誠走了下來。）

楊 報告！（把一個信封遞了上去）這個人就在廟門口等着呢。

夏 （一個絕大的打擊。他不知道自己還是喜出望外還是大難臨頭。）就在外面？（看見楊誠點頭即刻要背上武裝帶出去。旋一轉念。）你要她一個人進來吧。

（楊行禮下，夏振中拿着鎗走進了右牆的密門。這時陳友蘭穿着長袍用綢手絹包着頭一步一步的走下來。走到這樣黑的地方她什麼也看不見，好像一步一步地摸上前來。她初初沒有看見站在那裏不動的鐵像似的李剛，到回頭一看見他，手咬在嘴裏，大叫了一聲。李剛依然一點也不動。）

友 （她定了定神，坐在長桌那邊，痴痴地看着地圖和國旗。心裏跳動得厲害。）哎喲！

（密室門開了，夏振中走過來，直到走到她的背後，叫了一聲友蘭，友蘭才迅速地立起，一轉身，撲到他的懷裏。吻。夏振中給了一個暗號，李剛出去了。友蘭又倒在他的懷裏，嚶嚶地啜泣了一會兒，直到振中拍了拍她的頭才開始講話。）

友

你好吧！剛才可把我嚇壞了。你們這裏又是哼哈二將，又是四大天王，又是彌勒佛，還有剛才站在那裏那個活煞神，真怕人。振中，你怎麼住在這麼一個地方？你不辛苦嗎？（振中木然地沒有動，也沒有開口。她一連懸河似地說下去，而且好像始終沒有喘過氣兒來。）這八十多天的時光我是怎樣的盼望呵！一天天又要對付山田，又要應付何適之，又要想着你。你想，城裏每天都是關於你們的傳說，報紙上常常登着你們游擊隊被一網打盡的消息，真是我時時都是驚心動魄。這就問王三——王三在何總監那裏做了副官啦，你知道嗎？自然是我介紹的，一去做聽差，不到一個禮拜，就陞了副官——怎麼知道王三都打聽不出來。怎麼辦？我昨天晚上才對大家說，我的生日就要到了，我要到大廟裏燒香還願，我對月光菩薩許下了心願，一定要找到大廟進香。你知道嗎？我說的大廟就是這裏，這月光菩薩就是你。我本來說明天來的，可是怕有人糾纏我，或是有人跟着我來，所天今天起五更就一個人跑出了城，轉了幾個大灣，方向這條路走來。你知道，你的安全就是我的安全，我能夠不小心嗎？（看一看振中的臉，好像凍僵了，什麼表

情都沒有。)你怎麼不說話呀?你不舒服嗎?還是不高興我來?

(這時李剛走下來好像有什麼事要報告,但他走到一半又縮回去了。)

夏 友蘭,我從心底裏感激你的好意。可是你這樣的一個小姐,不應該和我這樣一個流氓談到愛。你看每天和我相依爲命的是這般流亡的同志,個個都離開了幸福的家庭,天和困難與危險爲伍,每日和死神搏鬥。我怎麼敢對你說什麼話?你救過我的命,你的幫助使我們大家延長了生存。這我記得。可是,你今天來的不是時候,新的更大的危險正來到我們的面前。

友 是呵,這也是我來的一個原因。聽說喜多聯隊已經開到這裏左近,帶了大量的毒氣,說等到外國僑民一下山,就要根本消滅這裏的游擊隊了。

夏 這並不是一個新聞。他們是沒有一天不想消滅我們的,我們已經打敗了他們十九次的圍剿。

友 這次可不同呢。我看太危險了,我不願意你在這裏等死。我希望你同我遠遠地走開,你

若是堅持不肯到外國去，至少我們到南方的租界去，住在後方一樣可以愛國呀，你不看見不少的志士們早已跑到香港和南洋去抗戰了嗎？

夏 你救過我的命使我不死，我相信你不願意我心死，只曉得偷生。我歡迎你來，我以為你給我們的隊伍帶來了許多的幫助。

友 是的。（打開了皮包）我賣了何適之送給我的一隻鑽石戒指，這裏是三千四百塊錢，我沒有力量參加你們的事業，可是我願意幫助你們，贖我的罪。

夏 謝謝你。這夠我們幾個月的糧草。一個人不一定要參加軍隊才能愛國。你這樣熱心，也不愧為中國女兒了。

友 是呀，一個人也不一定要參加游擊隊才算抗戰呀。所以我想，我願意籌一筆大款子，捐給你們游擊隊，把你「贖」出來，咱們去做什麼賑濟兵災還是什麼宣傳工作去。

夏 （很痛苦，但很堅決。）陳友蘭小姐，請你明白一點。我不是可以出賣的。如果會出賣，敵人懸賞十萬買我的頭，他也會出二十萬買我的身。你對於我的幫助我極端感激，可是

這絕沒有給我什麼義務，要我屬於你。你知道，我是屬於受難的民族的。我只聽從自由中國的號召，如果你是爲了要我離開團體，放棄工作，背叛革命，那你是來錯了，請你不必談下去。

（他轉身要走，友蘭難過極了，叫着他。她嗚咽着。）

友 我懇求你，不要誤會我。我排除了千難萬難，來到這裏。是因爲我愛你。

夏 我知道。

友 可是你太令我傷心了。

夏 我知道我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你的。你跟我繼續來往下去，只能增加你的困難與痛苦。一個中國男兒，他的生命是屬於民族前途的，他再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給他的愛人！

友 我恨不能加入你們這裏，和你一齊受苦，和你共同生死！

夏 也有過許多太太和小姐，知道了本身的使命，勇敢地參加工作，而且有的悲壯地犧牲了。可是你，由於你的環境和教養，你不能來。你應該忘記我！（把她兇猛地抱過來，熱烈

地吻了一吻，又兩隻手猛烈地搖動她。）你應該忘記我，我的愛人！

（他又向外面走去。友蘭追着他，把他扭轉身來。）

友（咬牙地）我知道，我在追求着不可能的愛情。我應該即刻走，可是我太弱了，我做不到。我前途非常黑暗，非常空虛，我只有死！

夏 不要這樣，你可以慢慢把這事忘記了，你可以嫁給何適之，在他的愚蠢中忘掉你自己。
友（更強，幾乎是不顧死活的叫着。）不，我不能夠！只有你能救我！救我吧，愛人！我只要你和我在一起三天，讓我們忘掉一切；然後我走我的路，我再不打攪你了。你只當作你的生活中未曾有過我這麼一個人。答應我，愛人，答應我！（她扯着他的衣服，幾乎把衣服扯破了。）

夏（心裏交戰着，就要軟化了。）三——天——

（李剛又走下來，楊誠也進來了。）

李剛 報告——（下面的話被夏振中的手勢打回去了）

夏 (對楊誠)你送這位小姐回去!(目送着楊誠和陳友蘭下,陳友蘭還在啼哭着)什麼事?

李 剛 田指導員請隊長去開會。

夏 知道了。

(楊誠又走進來)

楊 報告,有人送陳小姐去了。她就是美美的主人。美美要我去她那別墅服侍她。

夏 她沒有尾巴吧?

楊 沒有,陳小姐的確是個好人。剛才走出去,還哭哭喊喊地說「三天」呢。

夏 (點一點頭)三天——明天是八月十五——

楊 是的。後天是九一八。

夏 對,後天是九一八,我們要去開會了。三——天——

(田蕙芳已經走下來叫,他們一齊向門口走去。)

——幕徐下——

第二幕

〔時〕 第二幕的翌晨黎明。

〔景〕 這是溫泉的陳氏別墅（以前大佛寺的大殿旁的）雙清閣。一連三間房，中間是客廳，左面是友蘭臨時的閨房，右面是書房。我們只看見廳的正中是一扇門，上面掛着乾隆御筆題的雙清閣三個字。左後方右後方各有一門，掛着潔白的門帘。後方左右有兩扇大玻璃窗，看出去是秋山紅樹，很像顯龍山的形勢。中央是一個矮的籐桌，兩個矮的籐安樂椅。左右都是紅木傢俱，兩張椅子一個茶几，和中央新青的籐器的顏色剛剛成一個對照。兩邊的壁上掛了很多字畫，都是珍品。

〔幕〕 開幕的時候，鷄剛剛啼着，美美端着托盤進來，上面是茶和水菓。她把牠放在中央的

矮桌子上，這時楊誠躡手躡腳的進來，兩手蒙着她的眼。

美 放手，鬧什麼？是誰呀？

楊 （裝着老人的聲調）美姑娘，我你都不知道嗎？

美 你是誰，快說，我最不喜歡跟老頭子開玩笑。

楊 我一點都不老，而且爲了你還把鬍子剃了。

美 滾蛋，我的丈夫就會來的，他會功夫，一拳可以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

楊 不要緊，他有拳，我有錢。大嫂，我有錢。

美 （伸出手來）好，有錢拿錢，沒錢滾蛋。

楊 （大笑起來，放開手。）哈哈，你這女人，有錢就老頭也好，什麼都行，是不是？我宰了你！

美 （急了，追着楊誠搥他。）你這黑心鬼，又來拿我開玩笑！

楊 我到底試一試你，看你怎麼樣？

美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哼，嫁了你快三個月了，你在家裏睡過不夠五晚。

楊 嘸，原來你嫁丈夫是爲了這個呀！

美 哼，嫁給你這小沒良心的，不爲這個爲什麼！要講有錢有勢，何四爺是總監的少爺，幾次要我那麼着，說要先娶我做姨太太，然後再和我們小姐結婚呢！

楊 你爲什麼又不跟他，又來嫁我呢？

美 因爲我喜歡你這王八樣兒。

楊 （伸出手來就要打她）你敢再說！

美 （笑起來）倒看誰上誰的當，看誰真生氣。（坐在籐椅上，兩隻手抱着膝頭。）可是說老實話，又沒有錢，又要娶城裏的漂亮姑娘，他要是當王八，真是老天爺不睜眼。

楊 放屁！別扯淡了！我問你，夏隊長是不是在這裏？起來了沒有？

美 （故意地）吔！我怎麼知道呵！我不是介紹你來伺候陳小姐嗎？你昨天晚上又跑到那兒去啦？

楊 我有事。

美 有屁事！你一定又說是什麼油鷄隊，臘鴨隊啦！

（楊誠沒有回答）

美 我再不信這一套了。要是那種事，夏隊長能夠一夜在這裏享福嗎？你一定借機會又找劉二嫂去了，故意把我放在這裏。

楊 算了吧，有你這麼一個女人還不夠受的嗎？我再不敢惹什麼女人了。

美 就憑你這個人物，有我這麼一個老婆還不是便宜了你。夏隊長可又另當別論了。人家有千金小姐拚命的追求，好像他要是說一聲不愛，女人們都會沒有命似的。你可不能妄想。

楊 算了吧，你除去要錢跟吃醋以外，有沒有什麼想頭？

美 沒有。我們女人家只有四個大字，叫做嫁漢，吃飯。

楊 別糟塌女人家了。誰都像你那麼想法？你看，田先生不也是女流之輩嗎？人家丈夫和家

產都不要了，跟一般窮人一起受苦，爲的是什麼？救國。現在救國也有女人的份兒了。我勸你也別再做「嫁漢吃飯」的夢了！

美 新鮮倒很新鮮，救國也有女人的份兒了。（莫名其妙地點點頭）喂，我問你，你昨天晚上不來，今天一清早跑來這裏幹什麼呀？

楊 我有要緊的事來報告夏隊長。

美 說啦！報告給我聽是一樣的。

楊 呸，你別臭美啦！你是什麼東西！

美 哼，什麼話？美美別美？你別看不起我，許多人的性命都在我手上呢。

楊 一個這麼厲害的人端着茶盤也真難得。

美 你應該這樣說，一個端着茶盤的人有這麼厲害那才難得呢！

（左邊的門開了，陳友蘭和夏振中走了出來。）

美 （端茶給夏振中。然後又走到友蘭面前。）小姐，老爺昨天夜裏趕來了。我沒敢告訴他

您在這裏。他昨天晚上住在溫泉大飯店，說不定會找到這兒來呢！

友（一驚，旋又鎮定。）真討厭，難道我一個人單獨活幾天都不行嗎？告訴門房，把門關起來，無論是誰都不見，爸爸，祖宗也不行！

美是。

楊（對夏）我今天早晨碰到田先生，她正四處找您。問我知道不知道您在那裏，我說不知道。她要我見到您的時候告訴您有要緊的事情，請您就回去，立刻到南宮去！

友（看見夏立刻站起來，氣極了。）不是那個女人嗎？那個衆人的乾媽嗎？

夏（走到友蘭跟前）我得去一去。

友我不准你去。（兩隻手攔着他）你答應了我三天，現在一天還沒有到，你又要走嗎？

夏有要緊的事非我去辦不可！昨天晚上一個重要的會我沒有參加，今天我非去不可。

友你不能夠。昨天一個重要的會你可以不參加，今天一個老女人叫你，你就非去不可嗎？她是衆人的乾媽，你不去，她掉不了一塊肉；我可只有你這麼一個情人，我不能放你走！

（聲色俱厲地，對楊誠。）小楊，你這叫做怎麼回事啊？我要你來這裏幫忙，你反而要幫助別人拉客。吃王莽的飯給劉秀做事。（一想不上算，趕快更正過來。）不，吃劉秀的飯給王莽做事，太不成話了。

楊（看見她太生氣了，想辯白。）我——

友我不許你再說話，你給我出去！

美去去去！別招小姐生氣了！（推着楊誠同下）

友（走到振中面前，抱着他。）他們都壓迫我，背叛我；我只有你了，我的愛人。我的快樂，我的悲哀，我的幸運厄運，都只能和你相共。你不能放棄我，你不能輕視我，你不能冷淡我，你不能敷衍我。你要愛我！我再不能離開你了，我知道，離開你我只有死！死，一生只有一次，我希望死在你的懷裏，你的手下，至少和你在一起。你要殺我，你立刻殺我，請你不要用走開的方法。

夏（在她發 Hysteria 的時候沒有法子插嘴，這時才拍了拍她的頭。）友蘭，安靜一點。

我明白你，我知道你愛我。我愛你，可是讓我們的爱是向上的，是光明的，是神聖的。我必須走，我不能爲了我們的愛，你所謂愛，破壞了團體的紀律，妨礙了革命的行動；那樣，我們一定陷入敵人的陰謀，一定陰損了民族解放！我不能夠！

友 振中，你不能這樣對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女人！她無條件地無拘束地愛了你，你却對她講了一大篇道理，一大頓空話。那些空話不能證明什麼，至多是證明你不愛我，並不能證明你的愛是怎麼樣的神聖！

夏 蘭，我懇求你，你要明白一點！我沒有理論，那是我的赤心！世界上任何東西不能征服我救國的熱情，你的愛也不能例外。

友 （追着他把他推轉身，四目對射地。）難道我沒有法子使你和我在一起嗎？

夏 （憤怒的時候，頭上出了汗，一把把她推開，不經意地說出。）除非你讓我不能工作，不能動彈的時候！

友 （咬着牙，兩眼冒出血光來。）不能工作，不能動彈的時候——

(夏振中剛要出門，田蕙芳已經衝了進來。美美氣喘喘地跟在後面還想拉她出去。)

田 (在急得不得了的時候，她向友蘭略一點頭，友蘭早已憤怒地轉過身去。) 振中，你瘋了嗎？現在事情很緊急了，你還在這裏談天，你願意對抗戰怠工嗎？你願意出賣革命嗎？你願意讓所有的同志懷疑你的忠誠嗎？

夏 (急切地) 昨天晚上我突然生了病，沒有去開會。他們大家是不是很不滿意我，很不放心我？

田 那倒沒有。他們要我再通知你，趕快去做昨天大家派你去做的時候，這必須立刻動身，你知道，各自爲戰是不行的，聯絡又非你去做不可。不然，就只有實行團體的紀律了。

夏 (這倒是出乎意外的打擊，他本來沒有想到會弄得這麼嚴重。) 實行團體紀律！不錯，對一個臨時脫逃的人是要嚴厲制裁！

友 (更其神經異狀地) 哈哈！一個沒有情義的人也有報應。你要逼我死，也有人要逼死你！

田（忍不住了）陳小姐，你別爲了個人的一時高興，違反了民族的利益。在這人獸關頭，你不能盲目地衝動！

友好教訓！你逃出城是誰救你的？現在闖進人家的地方來逞威風！你好！

田我願意你做一個民族女英雄，不願意你沉溺於下等的情慾毀滅你自己，毀滅了我們的鬥士！因爲我是你的媽媽，我願意給你最後的忠告！

友哈哈，你說的很好，你是我的媽媽。你是我的媽媽，你就不應該來拆散女兒的愛情。你是我的媽媽，你不應該逼着我的男人去死！美美，把我的媽媽替我請出去！

夏（他看見田蕙芳還要說話，急忙攔上去。）田先生您先回去，我就來。我決不會對不起同志，我決不會對不起國家。可是我也要跟友蘭說明白，我決不對不起友蘭的愛。

（田蕙芳看見夏振中相當堅決，無言地退了出去。美美緊緊地跟着她走了出去。友蘭支持不住了，倒在椅背上哭起來。）

夏友蘭，你是一個強硬的女性，你要把力量，精神貢獻給國家，不要用在要征服一個男子

的怪想頭上！

友 我不懂。我只知道 Love me, and the world is mine, 有你，我就有一切，失掉了你，我就再不能生活了。

夏 友蘭，我愛你的日子長得很，可是報國的時機太短了。你現在留着我，我離開了團體，即使我可以跟你在一起，我們將來也必然沒有幸福。你不要做將來自己會後悔的事！團體需要我去做一件事，一件危險而沒有別人能做的事。我愛你，所以我更堅強！（走近她身邊，親了親她的頭髮。）我走了！保重你自己！

（他走了出去，友蘭站起來已經追不上，站在門口大叫着。）
友 站住，回來！你不要做你將來會後悔的事！（她倒在地上）

（美美慌慌張張地走進來，一邊大叫着。）

美 小姐，糟了！糟了！剛才我家裏有人來送信，說何祕書來了，而且還有東洋人一齊來的，口聲聲說要我小姐呢！（她一邊說着，一面已經把友蘭扶了起來，斟了一杯茶給她）

喝。

友 (一聲長哭。手握着拳頭站了起來。望着天空，咬着牙根。) 好！你們這樣對付我！你就要到「不能工作不能動彈」的時候了。(突然堅決地) 美美，進房去把我外套給我拿來！

美 小姐是不是要避一避何四爺，我帶你去我二姑母家去吧，她離這裏沒有多遠，在王家莊，東洋人跟何祕書一定找不到的。

友 不是，我要去找何祕書。

美 (大驚) 小姐，你去找何祕書？那這裏的事情不是會給他知道了嗎？

友 對啦！我就是讓他知道！我還要讓山田知道，我去告密！

美 什麼？小姐，你——

友 不許多說話！快拿衣服去！

(美美進去把她的外套拿出來。在這時間，陳友蘭已經把什麼東西都砸碎了，什麼

都扔在地下了。）

友 我陳友蘭是不受欺負的！

（一溜煙跑出去了，美美追都追不上。她很難過，嘆了一口氣，一件一件地把東西檢起來。這時遠遠地有了鎗聲，她一驚，站在門口遙望着。）

（隆隆的砲聲。她要藏也沒有地方藏。陳子正喘喘吁吁地跑進來。）

陳 美美，小姐是不是在這裏？

美 呵，老爺，這怎麼好呵！（她哭出來了）

陳 別哭，不用怕，小姐沒有來過嗎？

美 來過來過。

陳 她在那兒？

美 她——我不知道。

陳 （蹣腳）糟了糟了！

美 老爺，怎麼啦？

陳 你不知道嗎？他們來打這裏了。

美 怎麼辦呢？

陳 若是給山田知道了，大小姐在這裏就很不方便。

美 老爺，（她忍不住了，哭了出來。）小姐去找山田去了。

陳 什麼？

美 她知道何祕書到了致美齋，她說她不怕，她要去找他們。

陳 （略一思索）美美，我要求你幫我一個忙。你到門口看看有人沒有。我要趕緊寫一個紙條，回頭你想法子給我交給田先生。

（他立刻到房裏去寫信。美美站在門口望了一望。這時候夏振中已經跑了進來。）

夏 叫小姐出來！

美 小姐出去了！

夏 (急促地) 到那兒去了?

美 我——我不知道。

夏 (知道不妙了) 楊誠呢?

美 沒有回來。

夏 (最後的希望) 田先生有沒有回來?

美 沒有。

夏 楊誠剛才有沒有告訴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美 沒有。

夏 外邊開起火來了! 我去的時候一個人都不在那裏,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楊誠也找不到了。

美 真糟糕, 外面鬧得這樣厲害, 楊誠不要緊吧?

夏 不要緊的, 他很精明, 不會有危險。我就出去找他。

美 外面這樣亂，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夏 我不怕。我們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

（夏振中剛剛要走出去，楊誠一交已經跌進來了。他一身是血，右臂受了傷。振中把他扶起來。）

楊 隊長，大事不好了。我回去的時候知道他們都給敵人捉去了，都捉去了！

夏 什麼捉去了？快說！

（美美一邊哭着，一邊斟水給楊誠喝。）

美 你怎麼啦？

楊 我不要緊！我早晨回去的時候，他們已經接到消息說敵人把這地方包圍了，他們就從小路衝出去，預備和南宮派來的隊伍會合。不曉得怎麼回事，援軍沒有遇見，他們遇見了漢奸和敵人的聯軍，把他們打傷的打傷，捕獲的捕獲，一齊弄了走了。

夏 田先生呢？

楊 是呀！田先生去遲了一步，他們已經走了。她檢齊了文件和重要的東西，剛剛要走，敵人已經來了，他們想活捉她，她抱着文件沒有地方跑就跳井了。

夏 她抱着文件跳井死了？

楊 是的。她死得這樣慘，那些被捕的人不明白，因為剛才找不着她，還說她是奸細，出賣了大家，因為沒有面目看見被捕的同志，所以跳井死的呢！

夏 （忘了自己）田先生死得太慘了！奸細？誰是奸細？我才是奸細！爲了一個女人的事，放棄了我的責任！我要是早點回去，自己收拾文件，田先生不會死；要是我早去南宮，援兵一到，那些同志不會被捕。奸細決不是田先生，奸細只有一個，是夏振中，是我！

楊 隊長，你不要難過，你要想辦法呀！

夏 還想什麼辦法。我只有去跟敵人拚命，要不然，我去自首，我要和那些同志們一起死。至少我要告訴他們，告密的一定另有其人，田先生決不是奸細！

美 隊長和楊誠還是快點走吧！這裏也不是久留之地！

(陳子正突然走了進來)

陳 振中，你們的話我已經聽明白了。我看，你現在跑出去是很難的。只有暫時在這裏等一會兒，友蘭回來一定會替你想辦法。

夏 陳先生，你錯了！田先生要不是爲了來這裏拯救我，她不會死在敵人的手裏，難道我還怕死嗎？友蘭很愛我，但是屈辱的偷生比死還難過，我不能夠受這永遠的地獄的責罰，我要走！

陳 你不是有更大的責任嗎？

夏 我目前最大的責任是把小楊護送出去；是我去和同志們死在一塊兒！

(他扶着楊誠走到門口)

夏 陳先生，請您告訴友蘭，請她不必爲我傷心。我愛她，所以我更要英雄地去死！

(陳子正目送着他們出去。看着美美要昏到了。走過去扶她坐下。)

陳 美美，安靜一點，夏先生一定會護送小楊出險的。

（外面跟着是嘭嘭兩聲！美美尖叫了一聲，狂奔出去。陳子正也動容了，可是他沒有走出去。）

陳（低語着）前人的教訓不能防免後人的過失！

（美美又狂奔進來了）

美老爺！這裏前後左右都是鬼子兵，小楊和夏隊長好像都給他們捉去了。

陳（想不出適當的方法安慰她）美美，你放心，小楊就是給捉了去，小姐一定有法子保他出來的。

美那麼，夏隊長呢？這樣一個男子漢，難道就這樣地完了嗎？

陳（嘆息地搖了搖頭）完也許不會完，可是大小姐造的孽太大了。

美老爺，小楊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我也不能活！小姐這一次來弄得天翻地覆，真把我們都害死了！

陳（斷腸人對斷腸人）美美，田先生死了，你剛才沒有聽見說嗎？

美 真可惜。你別傷心啦！

（陳友蘭瘋狂似地跑進來，一看見陳子正怔了一怔，然後又無限委曲似地撲到陳子正的懷裏。）

友 爸——爸！（嗚咽起來了）

美 （神經失常了）你——你——還我的丈夫！

陳 友蘭，你殺害了你的母親，斷送了你的愛人，出賣了救國的工作！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的愚蠢！振中楊誠都被捕了！

友 （更傷心了）山田答應我決不損害他們。他說這班人，本來多數是大學生，鼓動幾個好事的鄉下人就鬧起來了，他只想懲罰他們一下子。適之送我回來的，他一路上不斷地保證呢。

陳 保證不殺害他們！哼！山田的話都是可以信得過的嗎？鄉下毫無武裝的婦孺，你問他們殺了多少？和平的農村有多少變成了焦土？適之是一條無用的狗，管得了什麼？你想要

他們不殺人，不是比與虎謀皮更難嗎？

美（一把揪着友蘭）你，你還我的丈夫來呵！

（正在這時，何適之趕了進來。看見這情形好像相當奇怪。和子正點了點頭，即刻把美美推開。）

適（對陳友蘭）友蘭，我早和山田再三的說過了。他說他沒有放他們的權柄。要是捉到那個隊長，更是要犯，要解到城裏去才有辦法。他答應你的話都是假的！

友什麼叫沒有辦法？你們這般禽獸！山田那種畜生，還有他們這般漢奸都是沒有人性的東西！你們欺騙，你們屠殺，你們些這狗！（打了何適之一個嘴巴）

美你這豺狼，你還我的丈夫來！（打他另外一邊的嘴巴）

適怎麼回事，你們這般女人簡直是瘋了！

（兩個女人在兩邊揪着他的衣服。陳子正把她們勸開。）

適（摸着被打的臉）這不能怪我呀！我怕你給土匪綁了票，特意來救你的，你別不識好

歹呀！

友 你才是瘋了呢！好好的中國人不做，做東洋鬼子的狗。狗！我知道對你說什麼也是沒用的。你給我滾滾！

美 （連推帶打）滾蛋！

（把何適之打出去了。友蘭撲到子正腳底下。）

友 爸爸！您的女兒做了奸細！她出賣了民族革命，她斷送了她的愛人！她殺害了她的母親！

（友蘭站起來扶在陳子正的身上。叫了一聲「媽。」子正痴痴地望着前面，他拍着她，眼淚也流出來了。）

美 （哭）我的天呵！

——幕急落——

第四幕

〔景〕 這是何犇風的寢室。屋子分做兩層，舞台上部是一個凹進去的套間，放着一張大牀，和這屋子的其他部分，用台階和絨幕隔起來。牀旁邊放着一個衣櫃。衣櫃上有大塊的玻璃。左右兩方都是玻璃窗。在大房縮成套間的地方左右各有一門。左面有一張寫字檯，寫字檯上有電話，一把轉椅，右邊有一張長沙發。一邊掛着何犇風的畫像。

〔幕〕 開幕的時候，王三坐在那轉椅上，吸着香烟，轉過身來和美談着話。

王 有什麼話跟我說和跟總監說是一樣的，他不會有功夫見你，也不會管他的閑事的。

美 我剛才看見了四少爺，他已經答應替我設法了。

王 你懂得什麼！他是秘書我是副官。你說是秘書長權大啊，還是副官長權大？

美 你要是比四少爺還威風，那就更好了，你一定要幫一幫我的忙，救一救我的丈夫。

王 你的丈夫是游擊隊，你還是找祕書長去救吧；我這副官長，只能幫幫你的忙而已。

美 你幫我什麼忙呢？

王 我呀！（已經站起來走到美美的跟前）可以安慰你，照料你，保護你！

美 （把他的手從肩膀上推下來）別鬧，人家來爲了丈夫性命的事情來求你，你倒拿人家來尋開心，真豈有此理。

王 你真不夠程度。不是大小姐很愛夏振中嗎？可是現在怎麼樣？夏振中被捕之後，她還不是天天追着四少爺鬼混嗎？

美 你用不着侮辱我們大小姐，她要是願意跟祕書長鬼混，你也管不着。可是老實告訴你，你可別打什麼鬼混的念頭，人家在患難的時候，你不去拉一把，反而想乘火打劫，你是什麼東西？

王 你別管我是什麼東西了，要是你有什麼困難，只管告訴我聽，我包管你滿意。譬如說，你

現在沒有男人——

美 (搶過來說) 什麼話! 難道我是來找男人的嗎? 王三, 你要放明白點, 我來求你是看得起你, 拿你當人, 你別錯會了意!

王 我喜歡你, 這不能算是趁火打劫呀! 女人總是要一個男人的。而且話又說回來了, 趁火打劫也不能算是壞處, 要是不趁火打劫, 怎麼能發財呢? 別傻了吧!

(他靠近她坐下, 美美爲了不放鬆救丈夫的機會, 盡量忍耐着。王三錯會了意, 他把抱着她。她跳了起來, 打了他一個嘴巴。)

美 我什麼都不希罕了! 我願意小楊死, 我也不活着了! (她向外衝出去)

(王三即刻起來, 也顧不得臉痛, 一把把她拉着。正在這時候, 何適之喝得醉醺醺地跑了進來。剛剛和美美相撞。)

適 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好在是在老爺去開會沒有回來, 不然——

王 報告, 總監剛才有電話來, 說他們的緊急會議還要一個鐘頭才能開完, 趙子虎已經坐

着車去接了。

適 (信口答應) 好好! 喔, 原來你在這裏, 我找了你半天了。

王 (一驚) 什麼事, 少爺?

(美美看見王三先倨後恭的可憐樣子, 笑了。)

適 沒有什麼, 陳大小姐叫你, 有要緊的事情商量。她在我的書房。

王 是是, 我就去! (他一面對美美做着手勢, 意思是叫她別告訴適之, 不大願意地走下。)

適 (看見美美哭的樣子, 用審美的態度。) 美美, 怎麼啦? 不是王三欺負你吧?

美 (哭得更大聲一點) 四少爺, 你非救救楊誠不可, 我可活不了啦!

適 別哭啦, 有話慢慢地說, 回頭要是老爺回來看見了, 那還得了?

美 我不管。我現在只有死。四少爺, 你要是救我, 可就快一點, 遲了想救都來不及了。

適 救你也好。你還記得你打過我一個嘴巴嗎?

美 那是我一時情急, 糊塗了, 不然那兒敢那麼現在你打回我好啦! (她歪着臉等他打)

適 (走到她的跟前，美美不知道他要幹什麼，非常緊張的神情。適之沒有打她，兩隻手伸出來，拉着她兩隻手，美美更是心跳地厲害。適之嚴肅地。) 我求你救救我!

美 (由於女人的本能，更是進退維谷了。她勉強鎮定地。) 我怎樣救你呢?

適 (簡直是虔誠地) 大小姐還沒有答應我，我真是寢食不安。(美美已經輕輕地嘆了一口輕鬆的氣，她放心了。) 你要是在大小姐那裏說我的好話，救我；我就在老爺面前說楊誠的好話，救你。

美 (恐怖變成了希望。她高興地。) 我一定這樣做。可是您別忘了楊誠。

適 (某一方面失望，可是看見一個女性，這樣子誠懇，也覺得還好玩。) 我一定請你來吃喜酒，連楊誠一齊請。

美 (高興極了，走到他面前，摸一摸他的左臉。) 對不起上一次我打了這邊，我給你吹一吹!(她真和哄小孩子似地給他噓了噓) 不疼了吧?

(她活潑地跑出去了。適之倒有點莫測高深起來。他一隻手摸着右臉蛋，想追出去，

寫字台上的電話鈴響。

適 (接電話) 喂，我是何祕書。你是誰？嘅，子虎呵。什麼？總監會議還沒有開完？嘅，等一會兒

回來是不是好？呵，把公事檯裏面西郊游擊隊的卷宗拿出來？幹什麼好？可是我沒有鑰匙啊？在那裏？嘅，右邊第二個抽屜那本書裏好，回頭見。(把電話放下)

(他打電話的時候，友蘭已經走到門口，打開了門，她沒有走進來。這時她才向裏邊走。)

友 適之。這麼半天你到那兒去了？

適 (一怔，看見友蘭剛換了西裝褲子，褲腳很長，覺得好笑。) 你幹什麼把我的衣服穿出來啦？怪物，怪物！

友 我突然想起來，要是穿了男人的衣服，不曉得動作方便不方便。

適 當然方便，你沒有看見許多的小姐都是這麼穿法嗎？

友 那可就錯了。那些小姐的打扮，並不是爲方便，實在是找麻煩。

適 對對。可是你今天晚上爲什麼異想天開呢？

友 我看見過男人扮女人，我也想像男人看看。

適 男人扮女人，那是花旦，你又幹什麼呢？

友 女人扮男人，就算「花生」好了。我想跟王三合演一齣戲。

適 又想什麼怪事情？女人一轉念頭，就要天下大亂了。

友 難道男人可以轉念頭，女人就不可以轉念頭嗎？

適 不過你近來精神這麼壞，還不好好地休養休養，你看失眠的結果，臉色都憔悴了，還轉什麼做戲的念頭？

友 我興奮極了。

適 你一興奮我就更興奮。——喂，剛才美美看見了你沒有？有沒有說什麼？

友 （笑着）她替一位少爺運動我。我已經告訴她，轉告訴那位先生別妄想了。我喜歡有本事的男人。

適 友蘭，你不能這麼說，難道我就一點兒本事都沒有嗎？

友 是沒有。我前幾天拜託你打聽的那件事怎麼樣了？

適 夏振中的案子送到特別法院去了，不歸警察廳管，我有什麼法子知道呢？我也不能夠跟爸爸談這件事。

友 好啦，好啦，我早知道我的事你不會管的。沒有什麼說的了，我走啦。（她站起來向外走）別妨害了人家的公事！

適 （好像是情急智生）別走，有事情慢慢談，等我想個辦法。

友 你都會有辦法？

適 我有辦法。

友 （已經明白了他的辦法。鼓勵他。）你要是有辦法，我就不用担心找不到丈夫了。

適 （大感動）爲了你，爲了你和我結婚，我是刀山都敢上，油鍋都敢下的。（他開始在找

鑰匙）

友 你找什麼？

適 我找一個鑰匙。

友 (笑着) 鑰匙在右邊第二個抽屜的一本書裏。

適 (一驚) 你怎麼知道？

友 (滑過去) 女人總比男人記性好，外國不是有一句俗話說：「男人善忘」嗎？

(適之在這時候，已經找到了鑰匙，把中間的抽屜打開，拿了一堆卷宗，兩個人在那裏緊張地找。)

適 (匆忙地把一本本翻過去) 爲什麼沒有哇？

友 (更着急) 不會沒有吧！(她再翻過來，第一宗就是。) 這不是(讀着) 匪黨夏振中

……

適 可不是，那麼女人不只記性好，連眼力也比男人好了。(他心不在焉地跟着她看着)

友 (狂喜得跳起來) 呀！有救，有救，有救！

適 (莫明其妙) 怎麼回事?

友 適之, 我們有辦法, 不, 你有辦法!

適 (幸運不知道從那兒飛來的, 受寵若驚。) 怎麼回事? 我有什麼辦法?

友 你看, 你說這案子不歸警察廳管, 怎麼何總監是特別法庭委員會的主席呢? 主席不能做主, 誰能做主呢?

適 真的嗎?

友 (更充滿了希望了) 你看, 這件案子審判的結果, 還沒有決定辦法。那些人的生殺之權, 還操在你爸爸手裏, 不, 咱們爸爸手裏。

適 (他也莫明其妙地高興着) 操在咱們爸爸手裏?

友 (傾身過去, 輕快地聞一聞他。) 你還有點用。

(王三在門口立正的聲音, 「報告!」緊跟着就進來了。)

王 大小姐, 您有空嗎?

適 什麼事？

王 (侷促不安地) 沒有什麼事。大小姐剛才派小的去做一點小事，我來報告一下。

友 (看見他那不安的樣子，趕快接過來說。) 沒有什麼，我要做戲煩王副官給我借行頭，不知道借到了沒有？

王 如果祕書長不怪罪，我想請大小姐親自去看一看。

適 (正在興頭上，好像不願意她走的樣子。) 到那兒去看？

王 嗯——

友 自然是到老媽子房裏。我找的是叫化子的衣服。

適 (碰到了一座不能穿過的牆) 喔——你去吧。

(遠遠地汽車喇叭響)

適 你快點走吧，回頭給爸爸看見你這個樣子，他又要跟我去搗麻煩了。

友 好，我走了。拜託你的事你可要記得呵！

(王三引友蘭從另一門出)

適 (在門後面飛一個吻，一個得意的吻，當然沒有人看見他。) 快！(自己催着自己，把卷宗推好了，把衣服用手撲一撲，把頭髮用手一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人模狗樣地看着卷宗。)

(衛兵立正的聲音，跟着何奔風上，氣喘喘地，好像猶有餘悸的樣子。)

適 (起身) 爸爸。(看到有點異樣) 您怎麼啦？

何 (把斗篷掛在衣架上) 哼，這些東西真不怕死，車走到四牌樓的時候，旁邊哪一聲，一鎗打過來，一塊玻璃給牠打碎了。趙子虎的胳膊也受了傷，到子虎下去追，叫警察的時候，一個人影兒都不見了。

適 (更是不寒而慄) 四牌樓那麼熱鬧的地方，警察也太沒有用了，明天把那署長叫來訓斥一番，要懲辦才行。

何 不，這倒不能怪警察，那地方是人家的憲兵負責的。

適 那麼一點線索都查不到嗎？

何 什麼都沒有。這樣看起來，幾個月以前的恐怖世界，又重現了。這班游擊隊越殺越多了！
怎麼辦？

適 他們的頭子夏振中不是又已經拿到了嗎？

何 豈止他拿到了？那些黨羽都一網成擒了，可是恐怖的勾當反而一天比一天多了。這樣看起來，游擊隊一定不止那個地方有，是到處都有的。（他一邊脫了上衣，把鎗放在抽屜裏。疲倦的老虎的樣子，Stretch在沙發上。）

適 （趕快給他倒了一杯白蘭地，趁勢問他。）爸爸，夏振中那一幫人到底怎樣辦？

何 山田說想法子收服他，給他多點錢，再給他一個好名義——

適 好哇，這個主意不錯。

何 好什麼？爲首的升官發財，服從附和的要死，世界上那有這個道理。我想其餘的都給他們受活罪，只殺他一個！

適（又是一個大打擊，好像抗議。）爸爸——

何 那樣子的，總是活膩了，就是你願意愛惜他，他還不識抬舉呢！

適 不過，殺了他，那些殘匪不是鬧得更兇嗎？

何 是呀！所以這事到現在還等我決定。我今天太累了，神經受了過度的刺激，想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早上起身，就可以判決了。

適 您早點休息吧！我希望在這亂世還是少殺幾個人好！

何 古人說治亂世用重典，現在用重典都不能夠治亂世了，唉！（感慨系之地）

適 您歇着吧。

何 今天晚上風聲樹動，都有點特別。幾年來都沒有這麼不安心的。看到什麼人都像刺客。（指外邊衛兵）你看那弓上弦，刀出鞘的樣子，太恐怖了。

適 我讓他們站遠點好了。

何 我要睡了，你把文件收拾起來，等我上了牀你也可以休息了。別讓老媽子丫頭來攪我。

(適之整理文件，犇風走到帷幕後面去，聽到了他脫皮靴，放衣服的聲音。)

適 (把鑰匙依然放在右邊第二個抽屜裏，聽不見什麼聲音。他把檯燈熄了。) Goodnight.

Hi!

(適之走出去之後，月亮不十分亮的光，從一邊窗戶照進來，印着許多樹葉搖曳的影子在桌子上。外邊是風聲，遠遠有盲歌女打堂鑼的聲音。間有一兩聲梟鳥的悲鳴。月光突然更暗了，一個人影很矯健地從窗子跳進來，手拿着什麼東西，躡手躡腳地走進帷幕去。)

何的聲音 幹什麼?

尖銳的聲音 再出聲，要你的命! 走出去!

何的聲音 趙子虎，王三!

尖銳的聲音 趙子龍王大都白饒! 不許嚷!

(這時何犇風穿着睡衣在前面走，後面一個矮小的穿着聽差制服的人物舉着鎗

緊貼着他的背後。）

那個人 不准回頭，不准喊叫，我認識你，我手裏的傢伙不認識你。（把鎗口在他背上戳了
一下。）把手舉起來，舉手！

何 （不由自主地把兩隻手舉起來了）你……你……你……你到底是幹什麼的？我跟你無仇
無恨，你來要我的命幹什麼？

那個人 要你的命，我是來救你的命的！

何 （啼笑皆非）你來救我的命？這樣子救法？

那個人 去！坐在你的椅子上，不許動！等我告訴你！

何 （坐下，想去打電話。）

那個人 哈哈！哈哈！電話，電話，什麼線都切斷了！衛士都繳了械，你想跑是萬難了！

何 你不是說救我的嗎？

那個人 是呀！現在游擊隊把你的府上包圍了，你不信看一看，底下周圍都是。他們都是來

要你的命，只有我來救你。

何（果然見神見鬼地毛骨悚然了）那麼你就救救我吧！我有賞。

那個人 我倒不要你什麼賞。只要你聽我的話。來打開右邊第二個抽屜——

何（機械地）打開右邊第二個抽屜——（抽屜果然被打開了）

那個人 把鑰匙拿出來！

何（機械地）把鑰匙拿出來——（鑰匙拿出來了）

那個人 開中間抽屜！

何（機械地）開中間的抽屜——（突然驚異起來）幹什麼？

那個人 住口！我是要你聽命令，不是要你提出問題的！（看見他把中間的抽屜開了）把

卷宗拿出來。在那夏振中的公文上，批上幾個字，「夏振中准予自新，着先送感化院。」

何 什麼？那是土匪首領，我不能夠！

那個人 好，你不能夠我能夠，我只要多叫幾個人上來，他們有法子教給你寫的。（看他有

點怕了）快寫啦！「夏——振——中——准——予——自——新——着——先——
——送——感——化——院。」

何（機械地寫完了）你，你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那個人 什麼話？你少念點經，多救幾個好人，包你不會入地獄。

何（更覺得驚異，實在疲倦得不能支持了。）好啦，還有什麼事嗎？

那個人 事是沒有什麼事了。有兩點無關重要的事情你要答應我。第一，你是一個大人物，字是你批的，不許反悔，若是有什麼對不起朋友的話，我會去山田那裏告你跟游擊隊勾結。

何 好好好！我寫的我負責。

那個人 第二，這件事過去就算了，不准跟別人爲難，查根問底地追究。

何 我都答應。（他這時從抽屜裏把手鎗拿出來）

那個人（女子的聲音，大笑起來。）現在已經用不着拿鎗了。你把燈開開！

（何犇風開了桌燈，那個人把帽子一摘，行了一個中古武士的禮。原來是友蘭。）

何 （又是惱，又是愧，可同時也急不得，惱不得。）大小姐，你……你……你……你這是幹什麼呀？

友 公公先生，您不怪我嗎？

何 友蘭，你這孩子開玩笑可也開得太過火了。

友 我其實並不是開玩笑，我真是救您的呀！

何 真的？難道下面真有游擊隊嗎？

友 游擊隊遍地都是，不過現在沒有。

何 （清醒之後，出了一身冷汗，冷起來了。）你這玩笑可真開得不小！

友 我就要做您的兒媳婦了，那時候你再處罰我，管教我好了。您冷吧？我來斟杯酒給您。

（她斟了兩杯白蘭地，她自己喝一杯，給犇風一杯。）未來的公公萬歲！

何 （每次看看她，想發脾氣，總是給她的魔力征服，嘆了一口輕鬆的氣。）唉——

友 您說的話不會不算吧？

何（啞子吃黃蓮地）不會，我向來說一句算一句！而且，我早想開脫他的！

（友蘭歡喜得跳起來，兩隻手抱着那胖子搖兩搖，當他是自己的爸爸一樣。）

——幕急落——

第五幕

〔時〕 距離第四幕約一星期

〔景〕 兩縣交界的白沙河的開口，上面是一座岳王廟。舞台上看不見岳武穆的全身，這是大殿後面的小院子，在初二和十六的時候是賣茶的所在。後面是影壁，背面就是神龕，後方左右有牆，牆和影壁之間有過道可以出入。左右矮牆，望出去是遠樹和鴛鴦江。右牆是個月洞門，上面有藤蘿爬山虎一類的葛藤掩映着。月洞門的兩邊是壁畫，岳母刺字和風波亭。右後角是一個長藤椅。中央略偏後是一個圓桌，有一兩張長檯。左方壁畫前有個盆景，裏面應該有金魚，也許是比目魚。再偏中間是一個輕便的四方茶几，旁邊有檯子。四邊有些盆花。

〔幕〕開幕的時候，廟裏正打着晚香的磬。一聲一聲地傳過來。時候已經是黃昏了。鳥兒紛紛地歸巢，吱吱唧唧地叫着。

（啞場片刻，月亮出來了，照得亮得什麼似地；一個老廟祝，鬚髮皆白，走了出來，周圍巡視了一回，轉身想回去，王三和美美走了進來。）

廟祝（恭敬地）善士，請坐請坐，等我去泡點山茶來！

王（止之）不用了，這裏景色很好，我們在這裏隨喜隨喜，就要走了。

廟（慇懃地）先生，我看您很面熟，你不是王副官嗎？

王（一怔，又轉為自然地）是呀，你怎麼認識我？

廟（懇切地）長官有所不知，小的本來在護國寺打雜兒，伺候過何總監，所以見了王副官老爺我還認識。

美（一直看着月亮，這時才轉過頭來問）你怎麼由護國寺跑到這地方來呢？這裏不是苦得多嗎？

廟 有什麼法子呢？小的家裏頭本來有個小子，叫吳士求，挺聰明挺能幹，我傾家蕩產供給他讀書，滿以為他能得個一官半職，光宗耀祖，怎麼知道他得罪了人，給人逮着了，說他是游擊隊。

王 （沈吟着，口裏輕輕地念。）吳士求——游擊隊。

美 （一聽見游擊隊幾個字，也是一個大刺激。）游擊隊——（怕人家看見她流眼淚，即刻把頭轉過去了。）

王 後來怎麼樣呢？

廟 我本想求大師傅替我在總監大人面前求個恩典，放了他，誰曉得大師傅一聽見我是吳士求的老子，嚇得什麼似的，臉上都青了，人情也沒有託，當天晚上就把我充軍似地充到這裏來了。他還告訴我要我千萬別回去。

美 （好奇而同情地）那麼這個廟從前那個廟祝呢？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嗎？

廟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以前在這兒的那個老頭兒，因為有兩個人在這裏喝茶，東洋人說

他們是游擊隊，捉去了，老頭兒也跟着被捕。後來那兩個人查明沒有事就放出來了，是那老頭兒反而沒有蹤跡了。

美 怎麼，難道那老頭兒是真的游擊隊嗎？

廟 那裏，那老頭兒才真是出家人，真是六根清淨，整天價念阿彌陀佛的。

王 那他怎麼會不見了呢？

廟 這容易明白得很，那兩個小伙子禁得起吊打，所以保住了性命。老頭兒那裏受得起呢？打了不到四次就一命嗚呼了。

美 這年頭出了家都會死於非命！

王 東洋人不是說組織什麼「宗教大同盟」，「跟老道，和尚，尼姑大家親善嗎？」

廟 親善？還不是鬼話。我們這裏的老頭兒見了閻羅王，還不是親善的緣故嗎！

（王三，美美，同情地看着那老頭子，看見他涕淚滂沱的樣子，不禁同情。）

廟 （擦一擦眼淚，捏了鼻涕。）真該死，真該死！我老糊塗了，亂說了幾句，請您們別怪罪才

好

王 怪罪，沒有的事！

廟 我去泡茶去。

美 （等他將近走下的時候，叫着他。）喂，老頭兒，等一等！

廟 （一驚，停着腳，轉過身來。）有什麼吩咐？

美 我告訴你：等一會兒，有一批被捕的游擊隊經過這裏，遞解到鄰縣去，一定在這裏歇腳，你的兒子也許會在裏面呢！

廟 （又驚又喜）真的嗎？哈哈！（他一邊狂笑着，一邊加高速度地跑下去了）

美 真可怕。雲彩老遮着月亮，什麼時候才會亮一點？

王 要等到大小姐來的時候。

美 爲什麼？

王 因爲大小姐才是月亮，你不過是一個小星而已。

美 放屁！（一巴掌早打到王三的臉上）窮開什麼心！

王 君子動口不動手！我說錯了，我原想說「明星」的。

美 「明星」和「小星」都分不清楚？

王 哎——我是難以分辨的。

美 放屁！我問你，你不是說大小姐一定早在這裏了嗎？

王 是呀，怎麼還不見來呢？

美 你說的話我真是半信半疑，夏隊長他們過解是不是打這裏過？大小姐到底來不來？你

可別借着「副官長」的威風欺負我哇！

王 什麼話！求你別開我玩笑是真的。爲了大小姐跟總監演的那齣戲，我差點把腦袋瓜兒都玩掉了。要不是未來的姑爺祕書長求情，恐怕我也像這廟裏從前那個老頭兒一樣，

「失了蹤了。」

美 哼！副官長不是比祕書長還要高貴，還有威權嗎？

王 得了吧，別又挖苦人了。何總監待我也算特別地好，他當做我自己請長假的，還送了我三個月的新水。

美 你將來做什麼官呢？

王 別勞駕了！這種耍猴子的事我再不幹了。做一件事，打一次仗，為主腦的彼此還是握手言歡，服從的就要殺頭示衆，這種事我可幹不了啦！

美 那你打算怎麼樣辦呢？

王 小姐答應我，今天的事成功以後，他要籌五十萬塊錢開個公司，要我做經理！

美 還是做官的好，可以兼做買賣，富貴雙全。

王 你打算怎麼樣呢？去做一個女職員好不好？

美 哼！做花瓶嗎？我不幹。我還有氣力，可以用自己的氣力養活自己。（信任地）我要去做工，養活我自己，楊誠在監裏的時候，我要伺候他照料他，他要是放出來，我就跟他一塊兒好好地過日子，他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話，（含淚咬牙）我一定去當游擊隊替他

報仇！

王 (感動地) 美美！你真不愧爲「女魁首」！以前我有時候想錯了，你不要記在心裏才好！

美 沒有的話，我們都是受人家欺負的，應該做好朋友。自從你爲了小姐的事吃了大虧之後，我看不起你的心早沒有了。

(廟祝舉着一盞燈，端着一個茶盤出來。把一壺茶和茶杯放在桌上。)

廟 王副官，肚子餓吧？要不是渥兩個白菓兒？

王 不用，不用。他們就快到了！

廟 誰？我的兒子嗎？

王 你的兒子也許在裏面。可是我告訴你，見了他的時候，你可別出聲，你要是制不住自己，他就要挨打了。你現在出去看看。一有汽車來，你就進來通知我。

廟 是是！(下)

美 喂。你說的事到底有把握沒有呀？

王 怎麼會沒有把握？近來遍地都是游擊隊，什麼糧草子彈都給他們截了去了。這次要他去弄一套把戲，然後報告上去，說是丟了一兩個人，或是說他想逃跑，無法制止，亂鎗打死了，跌進這白沙河裏去，屍首撈不着，有誰能不相信呢？

美 那麼那些解差你疏通好了嗎？

王 今天當這個差事的又是趙子虎，趙特務員，這小子愛財如命，給他兩千塊錢，他什麼不肯幹？況且跟他一塊兒來的馬弁，是我介紹到總監那兒去的，包沒錯兒。

美 聽說這裏的游擊隊鬧得很兇，他們不肯恐怕也有人要他們肯呢！

（正說着外面有汽車喇叭聲）

王 一定是大小姐來了，這是她那雪佛蘭汽車喇叭的聲音。

（王三、美美正想迎出去，陳友蘭低戴着帽子，高反着外衣領子已經走進來了。廟祝跟在後面好像很着急的樣子，王三一揮手，廟祝走出去了。）

王 美 友

小姐，怎麼這時候才來？

友 （緊張，沉重地。）我和他們的車同路。我在後面遠遠地看見那車揚起的塵土。我開足了馬力，追過了牠。大概那車也快到了。

美 您坐下歇一會兒吧！太累了，這茶沖了來我們還沒有動。（她斟一杯茶給友蘭）

友 （坐下喝了一口茶，看她那樣子很興奮，不過憔悴的樣子證明她主要的情調是疲憊。）辛苦你們兩位了！

王 那兒的話！大小姐的事就是我們自己的事，何況這位夏隊長，一代英俊，萬人景仰的呢！

友 你到底預備得怎麼樣啦？

王 等一會兒他們到了之後，給一個機會，等您跟夏隊長談十分鐘的話。走出去之後，到了白沙河邊，就把他們放了，大家向天空多放幾鎗，回去報告說是已經亂鎗擊斃葬身河底，不是就可以了嗎？

友 那麼，沒有什麼危險嗎？

王 當然沒有。這可以叫做萬無一失。夏隊長已經判了「感化」，東洋人也不會怎樣注意了。

(外面另外的汽車喇叭響)

王 這一定是他們到了。(指月洞門)美美你同大小姐到跨院去等，我不請的時候可別出來。我先出去見他們。(下)

(這時月亮完全沒有光。又充滿了恐怖的氣氛。)

美 我們就到那跨院去吧。您怕黑不怕？

友 (噓聲地)不要緊，我帶着手電燈來的，可是用不着。

(她們兩個人一齊走進右方的月洞門。靜寂了一會兒，王三和趙子虎談着話上；趙子虎自己手提着一盞馬燈走出來放在桌子上。)

趙 這事的干係可太大啦！

王（看見他有點爲難）當然不會難爲您的，等一會兒小姐先給您一千塊錢，事成之後，她一看見報告，再給一千塊錢給您。

趙（這兩句話有意想不到之效力）您別多心，咱們哥兒們的事還能夠講錢嗎？我一定盡力而爲就是了。

王哥兒們一言爲定。您坐一會兒，我去請大小姐。（自月洞門下）

（趙子虎坐在那裏，自己斟了一杯茶喝。看見陳友蘭出來，趕快立正。）

友（錢拿在手裏，先遞錢。）趙特務員，我的意思你都明白了。這是一千塊錢，事成之後，我明後天再重重謝你！

趙（一面伸手拿錢，一面客氣着。）不用了，不用了，大小姐有什麼吩咐，我一定鞠躬盡瘁的。（他微微鞠躬的時候，一千塊錢已經到了他的袋子裏了。）

（這時美美也出來了。王三陪着她走出去，美美很激動，簡直要王三扶着出去。）

趙請您先到跨院，等一會兒自己出來。我就命令他們把那個人解進來。

趙 把夏振中放進來！
（陳友蘭又走進月洞門，趙子虎把笑臉收斂起來，嚴厲地就在後方對外面叫着）

（夏振中蓬着頭髮，衣服破爛，帶着手銬腳鐐，但是英風不減。他一走出來，站在門口，屹然不動一眼望着前面。他手上腳上的鎖鏈，一行動的時候，就噹噹地響着。）

趙 夏振中，好好地坐在那裏，不許動，有人同你說話！

夏 （倔強地）我沒有話說！

（但進來的是陳友蘭，她撲過去，抬頭看着振中有傷痕的臉。手拉一拉他的衣裳。振中出其不意，眼睛瞪得大大，身子更一動也不動了。趙子虎一聲不響地臉向前脚向後退出去。）

夏 （感動）友蘭，你怎麼到了這裏？你太辛苦了！聽說你設法免了我的死刑，現在又走到這裏來，真難為你。

友 倒用不着你感激，那完全是因為我愛你的緣故。

夏 我的朋友，好多人都先我而去了，我若是能夠生存，我一定盡後死者的責任，替中國多
做一點事。

友 還沒說三句話，又是中國中國的了。你可知道人家爲了你用了多少心血，冒了多少危
險嗎？

夏 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這就是你的可愛處，你在天真的熱情當中，替國家做了不少
的事情。

友 你說我可愛，可是你並沒有愛過我。

夏 不，我始終在愛着你，我以後永遠地愛你！

友 （簡直想吻他）振中，爲了你的事，我簡直瘋了一樣，我和何適之訂了婚，我扮過小聽
差用手鎗逼迫着何蕻風簽字，保證你不死……我……（她興奮得流下眼淚來）

夏 （想安慰她，手舉起來，鎖鏈響了一響，他才停着，痴痴地望着她。）友蘭，你是個女英雄，
我替四萬萬五千萬人向你致敬！（一立正，鎖鏈又響了起來。）

友（得意和感激。她從袋子裏拿出一捲鈔票和一把小鑰匙。）這是五千塊錢，我最後當項練的錢，給你帶着。這是一把鑰匙，是爲開你這些東西的。（指着他的手銬腳鐐）

夏（驚異）做什麼？

友（低聲地把他拉到一邊，沉重地說。）我已經同你佈置好了。到了白沙河口二閘的地方——這裏一出去就是，他們會先把你的腳鐐鬆開，你一聽到鎗聲——那是空鎗——就跑，然後你隨便跑到什麼地方，他們不會追你的。我救你救到底。

夏（讚嘆地）友蘭，你真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巾幗鬚眉了！

友你有這樣一個人愛你，你不得意嗎？

夏友蘭，我很光榮，因爲我愛你。

（友蘭湊上去親那污穢的臉。她勝利地嬌笑着。）

友振中，將來總有一天，我們能夠在一起！（興奮得得意忘形）振中，你們上一次被捕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夏 誰知道同志之中，到現在還有人懷疑田先生。可是無論如何，我不相信那樣的一個革命者會告密。

友 不是她！（很決定地）

夏 （奇異地）爲什麼？

友 （以爲現在可以說出實情了）告密的是最愛你的人——是我！

夏 （一驚非同小可）什麼？

友 我因爲愛你，我想要你，就要破壞了你們的組織，單獨地和你在一起！

夏 （憤怒到說不出話來）你——你——

友 我希望你能夠原諒我，那自然是一件錯誤，可是我是爲了愛，愛不是最能忘記一切，原諒一切的嗎？我將來要永遠對你好，隨便你怎樣對待我，我都愛你，我永遠愛你——振中！

夏 （憤怒，撲過去要打她，她閃開了。）你——你愛我？你出賣革命，但是你說你愛我！我

可不能接受一個女奸細的愛！（他把錢和鑰匙照她的臉上扔過去。這時趙子虎和王三都進來了。兩個人按着他的胳膊。）我是一個中國男兒。我可以死，但是我不能靦顏偷生，出賣民族革命！你這女人！你這叛逆！你還想用錢來收買我的靈魂嗎？哼，你去吧，嫁你那何適之吧，過你那「幸福的」生活吧！我一定要用必死的身體創造不死的精神，就靠這種精神，中華民族才能解放！記着！你不能再侮辱我，我是中國男兒！（他撲過去把陳友蘭碰倒了。王三和趙子虎把他擁出去了。）

（美美衝進來把友蘭扶起來，她大哭，靠在美美的身上，然後疑問似地握着錢，看着前方。）

友——中——國——男——兒！

（外面鎖鏈和鞭打的聲音，人走過的聲音。幕漸落，幕落後外面鎗聲大起。）

——全劇完——

代 跋

「中國男兒」是胡春冰先生新近創作的一個五幕六場長劇，內容描寫一個熱情的資產階級的女兒，發狂地追戀着一個青年游擊隊長的故事。劇情相當曲折動人，而且更刻劃出幾個活生生的人物，這一個劇本，三月廿九晚和三十日由中華藝術劇團在香港中央劇院作第一次的公演，導演者是歐陽予倩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由廣東劇協第一劇團演出，導演者是編劇者自己。

「中國男兒」整個的故事是這樣的：一個資產階級的女兒陳友蘭，在家裏發現了父親隱藏着的越獄負傷的游擊隊長夏振中，她深深地愛上了他，爲他護傷，替他設法逃出那正在四處搜捕他的城市，以後，她就苦苦的追戀着他，然而因爲夏所擔負着的是艱鉅的革

命工作，不能陪她過那種享樂的戀愛生活，這使得她怨憤了，於是她實行告密，希冀用破壞他底革命工作的方法，從革命的懷抱中把這年青的游擊隊長搶奪過來，這樣，夏和他的同志都被逮捕了，她再想盡了種種的方法，把夏的死罪改成徒流罪，並且買過了關節在中途去援救他，但是，夏因為知道了告密的就是她，所以終於不肯接受她的愛援，寧肯徒流異地，絕裾而去。全部劇情的發展，非常調和，非常堅湊，自始至終都播發着一種嚴肅熱烈的氛味。

這與其說是一個戀愛的悲劇，毋寧說是舊時代舊生活的殘渣在新的革命抗戰底風雨中走向沒落的哀曲；從這一個戲中，我們看到了兩種同樣奔放同樣熱烈而又有着本質的不同的愛，一種是劇中男主角夏振中所保有的對於我們底受難的民族的爱，另一種是劇中女主角陳友蘭所保有的對於她的愛人底不可遏抑的爱。這兩種爱，原本是可以互相融和的，然而在劇中，這兩種爱的同時存在，却造成了大大的悲劇；結果革命抗戰的工作被陳友蘭揉碎了，而她所追求的對象夏振中，却仍然不能放棄他對民族國家的爱，終於憤然地而又悲痛地踏上他底徒流的旅程，這樣，民族的爱與私人的爱，就成爲「不能兩全」的。

東西。這不能兩全的原因，顯然就存在於陳友蘭自身的生活中，陳友蘭因為是一個資產階級嬌生慣養的女兒，她底生活與思想都強烈地保有着一切舊時代的渣滓，她需要享樂，她懷着強烈的佔有的慾望，不能從自身的生活中改進自己，不能使自身的生活向上，以取得跟夏振中所過的革命生活的和諧，却祇希望夏振中放棄了鬥爭的生活去跟她過享樂的日子；這，當然是一種不可能的幻想。舊時代舊生活的殘渣，在抗戰的烽火中是只有向沒落的路走去，陳友蘭那種脆弱的個人主義的愛，終於獲得了可慘的收場。劇終時，我們看到陳友蘭是只有倒仆在地下痛哭了。一切舊的落後的東西，在中國抗戰的烽火中，也將必然地像她一樣地仆倒下去。

「中國男兒」全劇中所貫串着的，雖然是一個偶然的戀愛事件，然而從這一個偶然的戀愛事件中，我們却可以透視到今日中國抗戰中之現實的真實。在悲劇的後面，還有着積極的因素，夏振中和他的同志們雖然被捕了，可是游擊隊的隊伍並沒有減少過，警察總監雖然自以為游擊隊已經一網打盡了，但是他在路上仍舊被游擊隊所襲擊，同時那個小

漢奸王三和美美（一個游擊隊員的妻）後來的進步，都正顯示了這一幕悲劇並不只是悲劇，它還存在着積極的進展的因素。劇中的陳友蘭的悲哀，也就是今日中國，一切舊生活的渣滓的悲哀，夏振中所經歷着的艱苦的鬥爭，以及他所遭受的苦難，也正就是今日一切「中國男兒」所遭受到的艱險。同時，在陳子正的身上，我們又可以明顯地看到今日中國底自覺的民族資產者的剪影，他所代表着的社會勢力，正是一種向布爾喬亞轉化的封建階層，因為他的發展前途遭遇到窒礙，所以他極端地同情於抗戰革命的工作，並且使用一切的辦法來幫助革命的勢力。這正是今日中國底上行的布爾喬亞的縮影，以及它的楷範。

從這一個戲的發展中成功地刻劃出幾個明朗的典型，一個就是那個「中國男兒」夏振中，一個就是那熱情的資產女兒陳友蘭，另一個就是那代表上行的布爾喬亞的陳子正，幾個人物，都有着各個不同的明顯的個性，有着他們各自獨特的姿式；陳子正的描寫，雖然僅是淡淡的幾筆，却好正勾劃出一個活潑的典型底輪廓，其餘的幾個配角，描寫也相當真切，像那「游擊隊之母」的田蕙芳，警察總監何犇風，警察廳秘書何適之，這幾個人物也

都各有恰如其分的描寫

這是一個現實的戲劇，它在千百中國男兒和中國女兒的面前，揭示出一幅真切的圖畫！讓中國的男兒和女兒，從這一幅圖畫之中去收取他們所應該接受的指引與教訓。

凜 孺

實



中華民國捌拾玖年拾月卅日

贈

中華民國廿九年一月初版發行

版權所有

光明戲劇叢書
中國男兒
(全一册)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著者 胡春冰

主編者 舒湮

印刷者 光明印刷所

發行所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柳州 金華

國家圖書館



001712854

